

少年中國

THE JOURNAL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三卷第十一期

- 基督教與感情生活……………余家菊
科學的產兒……………卞震
爲少年中國學會同人進一解……………卞代英
戰後德國之真相……………沈怡
旅美工學雜譚……………卞震
海之勇者(戲劇)……………田漢譯
我的叔父盧勒(小說)……………陳生譯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民國十一年六月一日發行
上海亞東圖書館

嗎？新詩研究先生

草兒

康白情著 每冊定價八角

有自序，有俞平伯先生序。分三部：(1)從「草兒在前」一詩起，至九月二十七日赴美止所作新詩；(2)附錄舊詩詞數十首；(3)附錄「新詩短論」一文。

冬夜

俞平伯著 每冊定價六角

有自序，有朱自清先生序。俞先生三年來的詩，除掉幾首被刪以外，大致都彙在這個集子裏。全集分四輯。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基督教與感情生活

余家菊

信教本來是自由的，吾人既不相信任何宗教，亦不必攻擊任何宗教。然而今日之基督教，既竭盡智能謀所以煽惑吾人以及吾人之同胞，吾人爲正當防禦計，勢不能不出於決鬥之一途。國內近來攻擊基督教的人，紛紛興起，絡繹不絕或從科學之見地立言，或從教育之見地立言，或從社會問題之見地立言，所取的途徑很不一致，而不願基督教會猖狂於吾國，則是相同的心思。基督教徒本來無知者多，或因家世的關係，或因想利用教會的原故，更加以崇拜洋人之奴性才去奉教的，所以抨擊之聲雖忿然而起，但總只聽見他們的一些微弱的回答。自從少年中國學會非難宗教以來，教徒中能夠做幾番正堂堂的答辯的，還是幾個佛教徒，或孔教徒。所謂基督教徒，則全然守着他底「不問我，我行我素」的態度。原來基督教徒祇會大唱其「我們在天上的父」，並沒有能夠將他所奉的宗教之世界觀 World-outlook 有條有理地排列出來的——基督教之世界觀對否自是

基督教與感情生活

另一問題。試看佛教輸入中國後，前後該有多少人從事研究從事翻譯，從事闡揚，才能在中國社會上佔一部分的勢力。豈像他們專知用物質的引誘來勸人入教，專知用包圍的政策來軟化宣傳。洋牧師猶可原諒，試問受教會之惠的許多基督徒，曾著過一本有價值的書一兩篇有價值的文以闡揚其教否？以我所知道的，就祇好答以「沒有」。當着這種總攻擊的期間，幸虧還有幾位旁觀的人，出面來說些什麼「科學是理智生活，宗教是感情生活」的話。不然，就更沈寂了！我草此文，就是要同這般人來討論「宗教與感情生活」這個問題，並沒有絲毫攻擊基督教的意思，因爲基督教傳教本來不是從道理上出發的，我們同他紙上談兵，他恐怕要笑個不亦樂乎呢！

我何爲而單提基督教？

上文說過，本文志在討論宗教與感情生活。何以我之標題又祇單言基督教呢？我不像別人單惡基督教，我之單提他，實因

有許多宗教已爲有識者所不齒所以不必提；
有許多宗教，實際並非宗教，所以也不必提；

基督教在歐美雖已呈將衰之兆，而國人尙趨之若鶩；

所以才單提基督教。我今可乘此機會進一步講，中國之宗教問題，實際就是一個基督教問題。與其組織什麼「非宗教同盟」，實不如專幹「非基督教」之直接了當。這是何故呢，也就是基於上面所述之同一理由。如八卦教，白蓮教，張天師教乃至下等的佛教，等牛神馬鬼的宗教，國人早已斥之為迷信，即辯護宗教者亦非為彼等辯護。此所謂已為有識者所不齒故不必提的。其次如孔教佛教，不過偶以教名，實際並非宗教。世人喜以孔佛耶穌相提並論的，不過因為他們都受無數萬人的信仰，然而受人信仰的不必就是宗教。欲明孔教佛教之何以非宗教，須先明白。

何謂宗教？

宗教底定義，人人所說的都不相同，因為一個人下定義都是預先打算過他底定義是不是利於他底主張。更因為有許多宗教家，因為要辯護自己底宗教，就將宗教底定義說得空漠寬泛，好證「宗教可以存在。此種定義，可名之為「臆想的定義。」用臆想，定義，自然愈定愈晦，弄得我們莫明其妙，宗教究竟是什麼？我們不要受騙，我們不問他如何鼓其如簧之舌，我們祇須從事實上看歷史上看就得了。我們儘可以不讀比較宗教學，祇須

將我們所知道的事實比着想一想，就可以知道。

宗教是神道設教的。我知道，有人主張信仰即宗教。如梁任公等是，此即我所說的臆想的定義。不知信仰當分為神道的和人道的二種。神道的信仰即所謂宗教者，乃為吾人所必排，不可清混。這個定義，極其簡單，可是極其可靠。試看拜火教，婆羅門教，回教，猶太教乃至基督教，那一個不言神？那一個不是用神道來勸人為善去惡的！那一個不是相信人要神救的。所以天堂地獄之說，全智全能之義，祈禱拜跪之儀，乃是各宗教所通有的，祇問其形式如何，其疏密如何，其疑結如何而已。「神道設教」四字雖極平庸，極通俗，而其足以說明宗教之性質，要無疑義，於此可見一般了。既認定此義而後再細看孔教佛教何如？看他們是否神道設教？

不認孔教為宗教的人，本來很多，而硬說孔教是宗教的，亦不乏人。除了一般志在使孔教宗教化的人（如孔教會）不論外，其餘以為孔教亦是宗教的人，多因孔子也嘗言「天」如

天厭之，天厭之！

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得罪於天，何所禱也！

之類甚多。據他們看來，「天」與「上帝」是異名同實，名雖不同，而其指着一冥冥中之主宰者，監臨者究竟是了無二致。此說初看來似頗有理，其實此乃宗教感情之發洩，不得據此就指為宗教。語云，人窮則呼天，人當備受窘迫，中心苦惱而又計無所出，於是感覺自身之無能而幻想着冥冥中有一強有力者，於是急不暇擇，也不問此強有力者之為何種性質，他於自身有何種關係，而努力呼之，他呼之之時，也不必以為果然可以上格天帝，可以求得天帝來救我，來監臨我來證實我。祇是滿腔的鬱抑之情或者失望之情，聊藉此一呼以發洩之罷了！所以此種行為，全出於感情之衝動。吾人有一種感情激盪於精神界時，勢必一得發洩，然後痛快。譬如有喪子之痛的人，其哀傷之甚，每至於嚎啕大哭。旁觀者想着哭泣太多，恐傷身體。其實他哀痛之時，不在嚎啕大哭之中，而在嚎啕大哭之先。經此一哭之後，不但無傷於身，而且可以暫時略為舒服。此即所謂「感情之洗淨」人類底行為多有屬於此類的。孔子之呼天，也是如此。不得據此就說他是宗教家，說他信神，說他求神之助。要看他是否宗教家，還須看他是否用

基督教與感情生活

神道來設教，不得但據偶爾的宗教感情，此理入後自見，現在且單看他是否用神道設教。宗教家必求神助人，孔子之言則何如？他說：

敬鬼神而遠之

宗教家希望於鬼神者既多且大，豈能持孔子這種態度嗎？況且孔子有時且根本反對此種行為，譬如他說：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是孔子之教義乃純然着重於人事，萬無拿神道來教化人的意思。其偶爾言及鬼神者，想因當時社會仍未脫祀神之風。社會之風習，對於個人之精神，具有浸潤之力，雖欲排斥，而排斥不盡。所以無意中偶爾流露一些。況且欲教導社會，勢不能不因勢利導。時人多有依賴鬼神之心，今乃教以「遠之」，不可謂不算進一步了。我們對於宗教若是人人皆持一個敬鬼神而遠之之態度，雖有宗教，宗教亦無能為害了！若夫基督教，朝朝夕夕，不離「上帝」，不離「我父」，其摧殘人心，墮落人心，更烈於其他一切宗教。此亦基督教為吾人所必排之一因。中國人之敬鬼神而遠之，不獨有識者為然，就是一般未受教育的人，也是一樣。我

嘗讀某西人(旅行中帶書甚少,於其姓名不能查出,歎甚)所著之論中國的一本書,他說中國是無宗教的國家,一般人平素對於神簡直不理,到有事時,如患疾病等類,才去祈禱,祈禱之後又置之於腦後了。此種景象,在彼西人看來,很似不好,然而我們想來,此即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中國至今未受宗教之害,也就是因此之故,西洋人對於宗教惟其是念茲在茲,所以既有十字軍之役,又有新舊教之爭,復移其餘儀而往東方激起了拳匪之亂。至若中國普通人民迷信之多,則又不關宗教問題,乃純由於教育未發達之故。想用宗教破除迷信,祇有變本加厲的,萬無澄清之理。

宗教家又必講天堂地獄,講永生,孔子則何如他說:

未知生,焉知死。

宗教家又必講上帝創世,孔子則何如他說: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總之,宗教家對神的信仰,孔子一樣沒有。其有偶爾言天言鬼神之事,則由於感情之發洩,與社會風習之反映,不得據此就斷定他是宗教家。所以本文不提孔教,因為他非宗教。

與孔教有連帶關係的,是祖宗教。此本西洋人所錫之名,初無當於真義,更不可視為宗教。從古代底經典以及歷代大儒底專集看,吾人祭祀祖先,何嘗有一毫祈福求援之觀念,不過是一種「慎終追遠」之意,「不忘所自出」之意,哪裏說得上「崇拜」呢?孔子立教,全重在情,吾人之祀祖,亦是一種情之作用。把他當作宗教,乃淺浮的西洋人所作始,大家襲用其名而不辨,於是習非成是了!最後說到佛教非宗教,我自愧於佛學無系統知識,不能多所論到,然而即就我之一知半解,也就足以證明吾言之不謬。宗教家對於神,都視為最高無上,不可侵犯,所謂崇拜,所謂祈禱,都是起於此義。佛家之所謂佛,初無此等威權。如所謂

佛在那裏,一棒打與死狗子喫

倘若將他改作

上帝在那裏,一棒打與死狗子喫

基督徒見之,恐怕要視為大逆不道,而重組十字軍以大張撻伐了!我前年有一次遇着一位洋牧師,他卒然而問曰你屬於哪一會?我說,我不信教。他說,你為什麼不信。我說,因為我不知道上帝是什麼東西。他聞此言,抖然而紅耳赤,勃然大怒道,這還了得,

你說上帝是什麼東西？我告訴你，上帝就是上帝創世紀上有的。他一面說着，一面把我拉至教堂內，拿出一本所謂的聖經，把創世紀上上帝如何創人的一段念給我聽了。他底訕訕的聲音顏色，我覺得無話可說，祇得說一聲我還有事，要走了，於是就走了！佛教之所謂佛，初無一點神我的神聖意味，乃是表示一種修養的極地。如所謂

衆生皆有佛性，

人人皆可成佛，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可見佛並不是神，好像吾國所謂的聖人罷了。怎麼把他放在宗教之列呢？因此，我於此文，亦不提佛教。

上文是說明我之單提基督教，並非仇洋教的意思，乃是因為祇有基督教有攻擊之必要。下文方如前面之所述，實行本文之旨趣專就

感情生活

這一點來談，時人多謂科學是理智的，宗教是感情的，二者可並行而不相悖。且人生不可單事理性生活。若單事理性生活，將

基督教與感情生活

入於枯燥煩悶之一途而莫能自拔。是故感情生活實有并重的必要。宗教既能滿足吾人之感情生活，也就自有其存在的價值。從感情生活這一點辯護基督教的，其推論大概如是。欲辨正此說之不當，宜分爲二步，首明感情生活之意義，次論感情生活與理智生活究宜保持若何之關係。

通常所謂感情生活之一語，意義極爲曖昧。須知感情之範圍甚寬，自極低等的感覺的愉快以至最高等的美感，皆是感情。謂宗教祇能滿足感覺的感情生活，宗教家不受。謂宗教能滿足美的感情生活，別的學者又不許。是故宗教與何種感情生活有關，乃是第一問題。

據心理學的研究，宗教情乃非一單純的感情，實爲數種感情底活動之結果。此數種感情即爲崇拜、寅畏、虔敬三者。崇拜之元素爲驚異與自卑，吾人對於某人之體力，或智能而驚其神奇，同時又覺着自愧弗如，於是就發生崇拜之心。寅畏之元素爲崇拜與畏懼。在專制時代，人民對於皇帝常覺着是莫可推測，同時又覺着自已之無權無勢，於是就起崇拜之心，又加以皇帝之作福作威，心下十分畏懼，於是對於皇帝遂不勝其寅畏之感。虔敬之

元素爲寅畏與溫情，人類之於神祇，不但是懷寅畏之念，同時亦懷親密之感；不但是怕入地獄，同時還想上天堂；不但是覺着疾風暴雨之可怕，有時還覺着和風煦日之可戀；基督教自謂是愛的宗教，不同於別種畏的宗教，其實溯其起源，亦不過如是而已。且基督教亦常稱正直之人爲「畏神之人」(A Godfearing man)，其利用人類恐怖的心情，何嘗不與別種宗教是如出一途呢？從心理學之分析，所謂的宗教情無非如此而已。我們將保留此種感情生活麼？試一觀其利弊。宗教必言崇拜，既崇拜神勢必驚異於神之偉大而感覺自身之無能。驚異與理智是不兩立的，而自卑與奮勉亦是不兩立的。原始的人類，見着風雨之來去不常，草木之榮枯有定，就以爲神妙不可窺測，祇得歸之於神力，而智力的活動因以萎縮。近今的教徒，首先假定一神聖不容疑問之上帝，而視爲非人力之所能知，如有人欲研究上帝究爲何物，他們必斥以小子無知，好行僭妄，所以他們底宇宙觀終無由正確，而所謂的神學不過是東拉西扯，鉅釘成篇，沒有透澈的與一貫的思想之可言。原來要保持驚異的心情，自然不容許疑問，不能容許推求。所以驚異心是不可助長的。再看自卑心，長跪於

神台之前，騰告祈求，希冀神之救助，是明明表示自己之無能而主宰實別有一物，人類祇能哀懇主宰者之大慈悲。此種思想推其極，勢必流爲定命論，遇事皆委之於神，自己不負責任。既無昂軒之氣，哪裏有奮勉之可能。太玄於非宗教之文中，曾謂宗教性是惰性奴性，聞者訝之。苟注意於此自卑心之流弊，當可恍然於其說之不謬。此言自卑心爲宗教之所利用，而非人世之所宜有。宗教又必教人寅畏，寅畏心之內容，除去崇拜已如上述外，還有畏懼心。常聞主張宗教救國的人說，小人無所忌憚，是用一個神管着他，他才收斂一點不至公然爲惡，若要等到教育普及而且有效，真是人壽幾何，河清難俟！此即想利用人們對於神之畏懼心以推廣其宗教者。須知畏的道德，縱令成功，亦不足貴，已爲人生哲學家所公認。道德本來是增進人類幸福的，今者幸福尙未增進，而開宗明義就使人心多添了一種憂疑，一層畏懼，何苦要使天下人皆愁苦不能終日呢！是故明達的基督徒必拼命力爭，基督教之根據不在畏而在愛。上面已說過基督教並非絕對不言畏者，所謂地獄，所謂末日審判，皆是利用畏懼心之鐵證。

再試就虔敬心中之溫情即所謂愛者觀之。基督教所表現的人神間的溫情(愛之一字，不爲溫情之妥當)全皆表現於祈禱中。而祈禱中之心思又有謝神與求神之分。謝神最爲普通，如每日三餐之禱告是。求神則有時是自己懺悔而求神恕宥，有時是自己苦惱而求神救拔。求神救拔之結果，有時是得了一種安慰，有時是得了一種活力。時人所謂的宗教是滿足感情生活的感情，多半是就這一種感情而言。基督教底動機在懺悔，故不失爲高等的宗教，這是梁漱溟底話。祈禱之後，作事更有氣力，這是基督徒常說底話；作事要有宗教家底精神才能成功，這是非基督徒底話。有了這種事實，所以我說時人所謂的宗教足以滿足感情生活之「感情」，乃就這一種感情而言。現在既已將感情生活底範圍劃就了，於進論這種感情生活之價值之先須得認清白。

感情生活與理智生活應當保持若何之關係

吾國國民生活，過嫌沈寂鈍滯，枯燥煩悶無生氣，久爲視國者所隱憂，都思有以救濟，而救濟之方法雖然各有主張，而其根本旨趣則無非發皇感情生活而無任理智抑制一切生活而純爲

基督教與感情生活

理智所佔據，其生活勢必成爲機械的，死氣沈沈的。如人生之真義，如創造發明之事，如勇猛無畏之德，皆非從事此種生活者所能夢見。是故主張人生不可抹煞感情生活，乃千真萬確之理，而謂中國民族之生活當用濃厚的感情生活來充實來激盪，亦屬至當不易之論。我同朋友們談及教育，輒憤慨於國人之言教育者太偏重與智力之鍛鍊而忘却了感情之陶冶，太偏重於實利之取得而忘却了內心之生活。亦是此意。然而吾人欲談感情生活，必須加以綜合的斟酌，切不可就感情生活而言感情生活。說不可用理智抹煞感情，誠然不錯。然而理智與感情，究竟應當保持若何之關係呢？則爲一緊急的問題。兩者應該各自獨立，分疆以守，而不相問，不相干涉。嗎？還是感情爲主，而理智爲賓，理智之於感情，祇居於顧問之地呢？抑是理智爲主，而感情爲從，其發洩，必須得其主人之許可，或追認呢？此種問題不決，則感情生活之談，勢必糾紛雜起，而使人愈疑感情之不可靠。今試就上述之三方式而分別論之。

首論理智感情兩不相干之說。辨護基督教者常謂宗教是感情以內的事，不應用理智來非難，揆其用意，似近於此說。果然，則

嘗辨此說之不當。吾人之生活有物質精神兩方面，而精神方面又有知情意三種。此剖析地言之也。若更就時間言之，則有過去現今未來，以至過去之過去，未來之未來等等。雖似雜然燁陳，現相萬千，細察之，其間乃有一線索之可尋，質言之即必有連續性。與統一性也。苟前後之生活互相矛盾，或情智兩方背道而馳，則必精神失其常態，而沒有「自我之完整」了。自我之完整，「Integrity of the self」為健康精神之特徵。祇有患精神病者才有自我分裂之現象。變態心理學所謂之多重人格乃其極端的實例。考自我分裂有橫斷分裂者，譬如其人於其某時代以前之事完全記憶，而於某時代以後之事則全然遺忘。又有縱斷分裂者，譬如某人於其一生之生活之某一方面，能夠前後都記憶無遺，而於其他方面則恍如隔世。質言之，前一種的分裂，其所營之生活，就一時言之，尚不失為完全的生活，而後一種的分裂，其所營之生活，則完全是半身不遂的生活。在精神病中，要以此種生活為最苦。今之持理智感情兩不相涉之論者，未必果然有意使吾人之生活皆為如此之分裂麼？吾意當不至如此。然而此論之為禍將更烈於分裂。何言之？分裂之後，固為分裂的生活，究竟

八

還可以營生而不分裂之分裂，則使其中心常悞於理智與感情之。二方精神界之交戰，將永無甯日，而人生之痛苦亦莫大於是了。假使果有一人，就其理智言，既明知宗教家所謂的主宰一切之全知全能的上帝，不足憑信，力主無神之論，或者最少亦相信世間沒有如宗教家之所神者；同時他方面又感受宗教上的種種誘惑或者本身底種種困苦，而希望宇宙間果有一能救我且能教人之上帝，而祈禱拜跪一如宗教徒。此人之生活分裂，蓋至為明瞭。他於此種分裂的情形，或如精神病中之極端事例，前後本為兩人，故可各行其是，或則自己還總意識自己所營的生活是兩種，而且知其矛盾。吾人平日理智與感情之矛盾多半是屬於後者。此種矛盾，常為吾人痛苦之源。因為人類本有要求統一之天性，明知故犯的矛盾生活，非吾人所能堪。是故當着生活界一經發現矛盾時，吾人決不能聽其自然，必定或則於感情之所要求，與理智之所要求，重新審判一番，根據審判的結果而服從其一，排斥其一。若能如此，則問題從此解決，而精神之統一隨之而恢復了。或則於此二者，因智力不足，或感情濃厚的關係，始終不能判斷，始終不能決擇，則將用全副的精力對於「統一之

要。求。加。以。壓。制。使。之。逃。遁。於。意。識。界。以。外。於。是。暫。時。間。此。問。題。亦。得。以。不。了。之。惟。是。壓。服。之。後。統。一。之。要。求。並。非。望。風。遠。揚。乃。是。沈。伏。於。意。識。界。之。下。（所謂在下意識）而時時圖謀不軌欲求一逞待他第二次出現時其要求之激烈更甚於前苟仍不能解決則仍然祇有壓制之一法壓制之後他又待時而動於是輾轉相循紛爭無已時而痛苦亦無已時此則通常所感受的分裂現象。如果依照理智感情兩不相干的說法恐怕要使通國的人都日日擾攘於此種精神界底紛爭了！必非立說者之本意。意者主張重視感情生活者本不欲理智與情感之分裂，特欲以感情為主，以理智為從，換言之，就是理智應當協感情之調。

用感情做生活之指針的，歷史上頗多此類的哲學，如倫理學上之快樂說，如刑法學上之恐怖說都是，我今不暇一一論及。祇就幾件普通的事來證明使理智協感情之調為不對。愛一個人就希望他生，惡一個人就希望他死，這是人類底通性，孔子乃至我們其所以能指斥此種感情為「惑」的，乃因理性告訴我們以此之不當。倘若已經承認感情作用都是對的，或者說不能用理智來指斥感情，或者說理性之功用祇在扶助感情，那末，此時理

基督教與感情生活

性就將鼓其如簧之舌以逢迎感情，恍惚是說，你所愛的這人某點好，所以你應當希望他生；或者說，這人現時不似你愛他之時了，你看某點已經變壞了，某點已經變壞了，你希望他死是正當的。這種理性助感情張口的推理，其事例極多而且普遍，讀者試一反省，必能從自己身上，想出許出證據。其實此種推理算不上理性的作用，乃是因為理性受了感情的恐嚇，（意以為苟非如此，則我之行為成了罪惡）不得不作如是主張。花錢買議員的人，都說我必須做議員以實現我之政策，故不得不買，因救國而買議員，決不能說是不正當。此種論法，持之者多矣，看起亦似可通，實則為此種推論，其推論乃純受感情之指揮者。學生過考而看夾帶，不說教員教的不得法致使我沒有心得，看看不算罪惡，就說為學之道在乎平日，我平日既未荒疏，此時看看又何妨。此種說法，亦似言之成理。然加其持論之時，早已先存一自恕之心，一文飾之情，是放在感情下之理性，直等於無理性之可言。因為此等推論，蓋無一不為左袒的，無一不為自便的。在心理學上，名為 Rationalization，譯言之，即謂加以理性之名，或作文飾的推理。亦可。人類日常生活中之推理，十之八九，要為此類。人類生

而具此弱點，吾人正宜矯正之，救援之，怎可使理性伏居於感情之下以助長之呢？然則欲統整自我，欲統整理智與感情，其祇有用理智統馭感情之一法呵！

感情既不可與理智分離，又不可使理智聽其驅遣，是故使感情受統馭於理智，已無復疑義之可言。惟是統馭之程序為何，尙有應加研究之處。是於感情未動之先，由理智認爲可行，而後喚起感情之活動呢？抑是於感情正動之中，同時由理智執行審判之職，而分別促進與停止呢？還是於感情活動之後，再始由理智判定其是非，而諭令以往後可行或不准行此三種方式，論其作用之強，當取前二種論其發生之序，則以第三種爲最先。更因教育與修養之不充分，前二種亦比較的難能而可貴。在普通一般的人，其感情之發動，就是感情的，由此感情的行爲或引起許多福利，或引起許多痛苦。若引起許多福利，事後則經過一度理智底程式，而認定此種感情往後可以活動如前，此我所謂之理性。對於感情加以追認。若引起許多痛苦，或雖無痛苦而爲無意義的事，後如經過一度理智的徘徊，而認定以後不應讓此等感情再行活動。經驗與人類前途所關甚鉅者，卽是此故。野蠻人與幼

稚兒童，其行爲多爲感情的，衝動的，理智之勢力尙未滋養成熟，必至爲時稍久，閱歷稍多，然後因事後的理智審判而使感情之發動與理智之所認定結合而爲一體，此卽心理學上所謂的聯念。既經結合之後，其結合體中之一方發動（譬如感情）其他方亦必隨之而動（譬如理智），如影隨形，無稍間斷。自此而後，理智之統馭感情，始有第一與第二兩種方式。有人說理智與感情是互爲消長，互爲排斥，實屬兩不並立的，故不能以理智來非難感情，來非難宗教。爲此說者，其謬誤在不知理智與感情可以分途活動，而又可以合而爲一，而死死地認定感情與理智不能同時爲同等的活動。深思苦索之時，正理智活動之時，其時感情之勢力必定薄弱又薄弱，以至於零；狂歌當哭之時，正感情旺盛之際，其時理智之弦音必定消沈沈沈，以至於闕然無聞。此本一定之理，無可辨駁，然而無礙於理智之統馭感情。理智與感情一經結合，後其行動至簡單而至微妙。理智之喚起感情並無待於左右推證某種感情之應當活動，感情之被理智停止，亦無須於理智之長篇大論的戒斥。感情之被喚起，其喚起時實至迅速，感情之被停止，其停止亦至簡捷。或行或止，其間不能容髮。倘若欲

喚起，而結果爲起而復止，欲停止其結果爲止而復起，就是理智與感情之不協調而成爲前面所述之精神底分裂，其分裂蓋因於修養之不充分以致品格之不堅定。凡品格不堅定之人，其生活終日在一往一復之間，理智既不足以抗感情，感情亦不足以消滅理智。此等人之歸結大概不外兩途：一種是茫然無覺，長日昏昏以度其矛盾的生涯，其一生底行爲無深索之可言，更無一貫的意義，平常所謂烏七八糟的人即屬此類。其他之一種，自覺力頗強，明知自己底見解與自己底感情無共通之意義，且爲不可並立的，就是難於取其一而去其一，其結果將終日沈悶煩惱，痛苦不能自拔，平常所謂行爲不能副其理想的人即屬此類。要之，此乃修養何如之問題，而要求統一之性則爲人類所通有。其統一之法，據吾人之推論，又祇有用理智統馭感情之一途。其上焉者，能以修養之功，使理智與感情渾然一體，於是乃有從容中節左右不逾矩之妙。其下焉者，亦必於事後爲之評議，若認爲可行則往後仍活動如前，若認爲不可行，則從此罷休。萬不能盲目地行之而又盲目地安之，亦不能既覺不安而又行之，因爲後者是陷於二重人格而及乎人類之統一性，前者則更是多重人格。

基督教與感情生活

其精神已破裂成爲無數段，彼此之間，無復互相關照之餘地。此等生活皆非正當的生活，而爲人間所不應有的。

感情之不可有背於理智之所許可，既已明瞭，我們就可進而討論宗教感情是否協調於理智。欲討論這個首先就要問神之觀念是否正確。必明此點然後可論拜神、敬神等等行爲。論到神的問題，本爲哲學之所有事，年來講究哲學的人不可謂不多，不意到了宗教問題的緊急時候，竟無一人從哲學的見地於宗教之根本觀念，即所謂神者加以駁詰或維護，豈非一極奇極怪之事嗎？我記得韋氏叢書中有一篇論上帝之說爲不可通的，頗有至理。大意謂上帝之造人是有目的，還是無目的，如果是，是以人爲機械，如果無目的，是兒戲。其事又謂上帝是全善全能，麼？如是全善全能，則不應讓人間有種種罪惡與缺憾。如果不是全善全能，則上帝不配做唯一無二的主宰者。又記得某君言（忘其名）人之確證世上必有一上帝的，多以爲世間諸象必有一因，此最後之因即爲上帝，殊不知既可謂世間諸象創造於上帝，我們又何以不可再問上帝之因安在，那就是說，創造上帝者爲誰。此即哲學上所謂之「最後因」Final Cause的問題，亦

是宗教底生死關頭。今日之宗教家因飽嘗世故日趨於狡狴之一途，多避此等問題而不談。不是說這是人類所不能知道的，就是說人們不應這樣的問。凡此皆足以見其信仰並無理智的基礎。不但無理智之基礎罷了，一個宗教徒若是肯誠意地思考一下，必定可以看出這種信仰是爲理智所不許的。何以言之？所謂的神，並非別的，祇是人心之產物。野蠻人之所謂神異於文明人之所謂神。基督徒之所謂神異於回教徒之所謂神。新教徒之所謂神異於舊教徒之所謂神。果真有一個「在天上的父」他何必不啓示人類，何必不顯靈給人類看，使人類知道神的真相，而免其互相爭難互相摧殘呢？實在天上並沒有神，神在人心之內。非神造人，乃人造神。我們將各民族之神仔細一看，看他底性質，看他底默示，看他底好惡。看罷之後，再將各該民族之風俗習尚，嗜好，對着想一想，第一，我們一定可以看出神情是民情底反映。如同民好戰故其神亦不離殺性。中國人好名，故其神也喜歡牌匾。實則並無好殺之神，亦無喜歡匾牌之神，乃至根本上並無所謂神。神不過是人心觀念之客觀化。Objectification 人心觀念之投影。Projection 其次，神情之種種，又必有一部分爲該民

族之所缺乏，甚至根本地爲人間所不可能者。如爲善有善報爲惡有惡報，如永生之說等，皆因人間報施之不平以及生死之無常，大有背乎人類之願望，於是藉另一世界之報施申生存，以滿足其慾望。此種以希望作事實的現象，實人心之所常有。其功用無他。可使人自欺地意滿心足而已。心理學上所謂的「慰情」Compensation 也。實則不但神之賞罰以及神界之生存爲不可能，即神之本身亦爲烏有。

神既是人心之產物。乃對於自心之產物而讚美之，謳歌之，崇拜之，祈禱之，求他安慰，求他援助，求他恕宥。那又何異於木匠雕一個木偶，又從而禮拜之呢？偶雖有心，木偶之別，其爲偶則是一樣。自己崇拜自己，讚美自己，是何異於關着門作揖，自己求自己安慰自己，是何異於兒戲，自己求自己援助自己，是何異於顛狂。要而言之，既明知爲自心之產物，就應從自心去加修養，禮拜，祈禱，實爲愚昧時代之遺物，萬無並行不悖之理。

有人以爲神雖是人心之產物，然而何妨把他當作一個高高在上，赫然監督的東西呢？在中國底廟宇內，每每有「作如是觀」四個大字。中國人本極聰明，故其於神早已不認爲果有其物，

祇是作如是觀而已。西洋晚近，亦有一派，亦不斤斤於上帝之有無，而於其祈禱辭中，冠上一句，「如果有個上帝」If there is a God。考此派人之用意，蓋以為宗教可用作長民或自修的工具。故雖看破，亦不肯推翻。用宗教以長民，是愚民政策；民既愚，則種種愚妄都隨之而已。欲啓發其知識，破除其固執，真為難事。用宗教以自修，是為明知其無，而偏執為有，「自欺」之甚。無過於此。此二者無非宗教家於日暮途窮之時，故作遁詞以為苟且生存之計，不可為其所惑。

今之會為宗教可以滿足感情之說者，是專從宗教之功用上着想，頗類似於以宗教為修養工具之說。利用宗教作修養工具，其方法全在祈禱。祈禱有兩種方式，一為謝神，一為求神。二者以求神為尤要。求神有時是自己懺悔，而求神恕宥，有時是自己苦惱而求神救援。求神救援之結果，有時是得了一種安慰，有時是得了一種活力。凡此種種，已如前述，是即時人所謂的宗教足以滿足感情生活之「感情」。請繼此而評論此種感情生活之價值。

神之觀念既為自心底產物，而自己反求自心產物之恕宥之

基督教與感情生活

安慰之援，助其不，合理前面，已詳言之。吾人，不應為理智與情感兩相分裂之生活，前面亦已申明其理。是祈禱的行為，根本為吾人所不應幹，更無再加說明之必要。今試捨精神之統一不提，單就懺悔安慰等感情生活而一論其實際。

根據神為自心產物之一觀念，則所謂恕宥自己，安慰自己，援助自己者，都是自心活動之結果，並非神之行為。此理自「新心理學」發現潛在意識以來，久已大明於世。懺悔者於懺悔之後，心情得以稍安者，純由於「感情之洗淨」作用。我們有一句想說的話，必定說了而後快，我們遇着須哭之時，一哭就百事完了。此為感情之洗淨作用，前面已說明了。懺悔者因行為之過錯而感受良心之責罰，其感情之激盪，使之神魂難安，若得一相知之友，而傾吐其積悶，或者閉門思過而得以自信其能更新，則感情之激盪斯平，而懺悔之作用完畢。昔賢說，「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今種種譬如今日生。」這就是懺悔以後的話。其詳調何等沈痛，其神情何等堅定。何必要跪在神台前，才能懺悔呢？

祈禱者因祈禱為得安慰，乃由於自行暗示。Autosuggestion。其所禱之時，心中已存一求解脫之念。潛在意識，得聞此耗，立即

思有以慰之。安慰之見效，有時至爲簡捷。經過一最短時間之默想，即可奏功；有時須用力鎮定，鎮定之後，不久就可舒服；有時須於一心之內，往返自詰，等到得着一有利於自己所遭之際遇之答案時，始可釋然。凡此等等，都不外於昔賢底「存養」功夫。如所謂「逆來順受」，如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如所謂「內省不疚」，如所謂「看古人處此境地，又當何如」，都是存養之意，都是取得安慰之法。自己身上，既途途是道，又何心抱着木魚去求渺茫無憑的上帝呢？

祈禱者因祈禱之故而能增加活力或力行不懈，亦非神力之功。乃由於精神集中，或感情熱烈之故。大凡對於一種真理見之深而信之篤的人，都能勇往直前，百折不回，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耶穌因爲自信是上帝派來救世的，所以雖受盡種種痛苦，以至於死在十字架上，到底是始終不改初志。蘇格拉底一生也是受盡種種唾罵，終於服毒而死，然而也是力揚其道，前後如一。他未必也是得力於宗教嗎？也是得力於信仰上帝嗎？語云：「精誠一至，金石爲開」，是說祇要誠心誠意，沒有做不到的事情，沒有打不破的難關！

總之，上述之事，都是人道所可能，不必假藉神道。假借神道，非獎勵愚昧，不肯勸人致力於思考，即甘心自欺，不願捨棄不正當的感情信仰。兩項有一，完滿的生活，即消滅了。是故真欲提倡感情生活者，實不必而且不可利用神道。當從科學上去建立人道的滿足感情法或激動感情法。自從新心理學發現以來，主持感情的方法，日益加多，吾人當思所以利用之，傳播之。其他如昔賢所謂的「存養」「省察」等等，亦正有待於吾人之發皇。若從此路做去，理智感情既可貫通，而無分裂之苦，人格之堅定，才有達到之希望。不然，理智感情無論如何不相聞問，終久必有衝突之一日，等到衝突，人格之堅定遂完全動搖。須知人格之堅定，爲一切心神愉快之根源。必人格堅定，才有安慰之可言。利用神道的安慰，是暫時的，容易回復的。因爲宗教之安慰人，非使人真知灼見其可以愉快之真因，乃用浮淺的理由使他暫時的自慰。及至時日稍移，衝突的感情又復興起，如是循環不已，擾攘亦無已，所有的甯靜愉快，亦煙消雲散。若是人格堅定的人，平時不至於發生精神界的衝突，偶一有之，又必慎思明辨，最後決定一自處之法，如是經一次解決之後，同樣的問題，即不再發生。是故欲滿

足感。情。生。活。當。注。意。於。品。格。之。修。養。青。年。之。志。行。薄。弱。正。因。其。修。養。爲。單。調。的。知。識。的。狹。義。的。功。利。主。義。的。完。全。沒。有。注。意。於。品。格。此。種。偏。枯。的。趨。勢。乃。吾。國。教。育。之。緊。急。的。問。題。其。中。關。鍵。說。來。甚。長。他。日。將。另。論。之。

上面立論是言基督教所有的感情生活是不合理的，非吾人所應容允，正以駁從感情生活上來辯護基督教者。然而不得據此便謂我之反對宗教，祇在宗教感情。其實宗教感情，如果是偶爾發洩，如當着海闊天空的境界，萬花怒放之際，心中感觸，莫可名言，而有「乾吾父，坤吾母」之想，雖然純屬幻想之辭，究竟無害於事，雖然全不合理，究竟無大影響。此際祇以一笑置之完了。是故吾人於宗教感情之偶爾的發洩，尙可容允而爲吾人之必加攻擊的，則爲宗教思想。宗教思想是幾經結構而成，爲維護其不合理的偶爾感情計而創爲種種謬說者。比之宗教感情，爲有意的，爲擬定的，故吾人對之，不可輕輕放過。從來的學者，若細加審核，想必人人會或偶爾因一時的感觸而發爲神祕之言，如孔子之言「天厭之，天厭之」，然而吾人於此等人不能諱指爲宗教家者，因爲他們並未曾努力於或有意於建設一種宗教的

思想。至若基督教呢，則已有一組擬定的神祕思想而且竭力傳播。吾人認定此種思想爲不合真理，故必加以攻擊。然而吾人攻擊宗教思想，猶可稍輕於攻擊宗教職業。宗教思想若無宗教職業去替他傳播，其思想終久是個人的，人人有思想自由之權，無論他如何神祕，如何不合理，我們終無權反對。吾人今日之反對基督教，則因基督教之宗教職業最爲發達。所謂的牧師，主教，不知有多少萬。他們日日想用包圍政策以引人信教，一經信教，他又利用愛面子的心理要你當衆受洗，受洗以後即欲出教亦格於面子而不敢。論地位之卑賤，等於和尚道士，論害人之甚，更遠甚於和尚道士。和尚道士不過爲出家之人，藉廟宇以爲一枝之棲，並未曾開口傳道，閉口說教。考廟宇之性質，不過是「出世所」不如教堂之終日以引人入迷爲事。東方之宗教，無一如基督教之汲汲皇皇以拉人爲事的。東方宗教之傳教，必用著述之法使人讀其書悅其義而自然信奉。不若基督教一手持經典一手持金錢之祇知誘惑，亦不若基督教之糾合教徒開會結社而爲羣衆運動式之播道總言之，傳教愈烈，世界受禍亦愈烈。傳教的人愈多，入迷的人亦愈多。是故反對宗教，當反對傳教，欲反對

傳教當提倡。

宗教業之廢除。

對於一切的牧師們，都持着「僧道無緣」的態度。

七月九日

暑假巴黎旅次

科學的產兒

惲震

我們都知道幾百年來科學的產兒，便是眼前絕大規模的工業。我們又有个極通用的名詞，把科學自身喚做純粹科學，把那研究工業的學問，却叫做「實用科學」。物理學家有時謙虛地說着，「你們絕大規模的工業，是人類進步的大本營；至於我們研究物理的人，不過是營裏派出來的探子，探得宇宙間有什麼新的路徑，好讓大隊人馬過去。」其實呢，人人都承認純粹科學才是人類智慧的源泉，一切工業發達，都是受了發明家的餘惠，始有今日。作者又記得，某君有一段話說，「我們空譚提倡科學是無用的，第一先要有大規模的實業；有了許多大工廠，欲求物產進步，研究科學的需要自然應運而生。」這個論調也有一部分

的理由，因為美國便是個好榜樣。美國有幾家最大的工廠，都特別設着研究室，請許多有名的物理化學專門家，在裏面整年地研究下去，成本雖重，他們也願意。便因為有了這種大規模的試驗場，美國的工業才日見進步，時時有發明家出現。某君發那種議論，或即有見於此。但是這樣提倡科學，是否是健全的，我們便應得討論。我先把純粹科學和實用科學的精神基本所在，比較一下。

英國法喇台 (Faraday) 第一在次皇家學會試驗給大眾看，磁場中的導電體通了電，可以生出扭轉的力量來，這便是現在一切電動機的鼻祖。當時大眾中有一位老太太立起來詰問，這樣一個小小試驗，可有多少應用處。法喇台回答她道，「我做這個試驗，本不想到有什麼大用，但是亦許將來有用，正未可知。」這位老太太，便具有目下實用科學家的態度。法喇台的話，便可以代表一切純粹科學家的宣言。這便是兩方面根本上的差別。科學家的研究，純然根據於「求知慾」的衝動，或者也可以說是「愛自然」(Love of Nature) 的表現。愛了自然，便去探討自然，多少發現些自然的法則。他們都相信自然不是什麼神祕的

東西。其中自有規律可蹤跡。他們並不是忘情於實用，無意於實用；一種發明可以加福利於人類，他們何嘗人人不作此想？不過研究的時候，他們斷不能有此成見，只可用最虛心的態度，最精密的手段，就着目前可能的範圍內，盡心力去就事實結果。下一個客觀的判斷實用科學家便不然，他們第一件要問，這個研究是從那一個方向走，所希望的结果有多少錢的價值（Money Value）？這研究果是有希望的，是有實用價值的是做了上算的，他們才肯動手去做，否則他只得暫時丟開不問。作者這樣講，並不是有意看輕這第二流人。沒有這第二流人，工業不發達，或者那泛博無涯岸的科學竟不能受今日世人如此看重，亦未可知。況且那實用科學家除了根本觀念與第一流人有差別外，他們虛心的態度也是一樣，精密的手段也是一樣，客觀的判斷也是一樣，此外科學中之第一要義「由繁求簡，由博返約」他們也是一樣；所不同者，只在他們事事把金錢做秤量的標準，不經濟的事他們決不幹，因此他們的虛心、精確以及其他科學態度都受了金錢的限制，視金錢為轉移。「經濟與否」便成了一切工程問題中的劈頭第一問。但是一經他們認出了實際的價值，那

科學的產兒

種不惜工本，絞心瀝血的研究，也就不是尋常籠統腦筋的人所以夢想得到。由以上所述，第一派與第二派所持的態度異同之處，也很容易明白。工業乃科學的產兒，而母子之不相類又如此，豈不是極有趣的一件事。

作者評論工程師（實用科學家）的基本精神，是就美國所見而言的。想來歐洲雖有不同之點，大致當亦有此線索可尋。中國人自然羨慕美國人，而美國的學者尚不以此自足。他們都說美國的空氣，完全是實用科學家的空氣。一切研究，都受金錢的支配，功利主義太深。因此美國科學發明史上只有填補人家空白的分兒，却不見有創造時代的先驅者。這句話或者是他們的過謙，但是若把一百年來歐美發明史一比，美國實在有些趕不上。

康奈爾 Karapetroff 教授說：「美國在大學裏提倡科學研究是不中用的，做基本工夫，還得在小學教育。我們要把「愛好自然」來代替「功利主義」。小孩子從小養成了一種探討自然的興趣，將來社會不難有真實的科學空氣實現。」

我們一般中國人所豔羨的，不在母而在其子，不在科學而在科學的產兒——工業。更明白些說，便是眼熱着大工業所產生的

財富。我們去美國的程度尙遠，似乎美國所引爲不足者，在我們便可以不足慮了。作者也自己覺得，所受的直覺教育太深，惰性時時流露，要努力進隨他們那功利主義的科學精神，已似力不從願，何況更進一步，去高攀那第一流。但是我們眼光應當放大些看，若不是從小學教育便灌輸科學的思想態度，中國的科學教育終還不過是一句浮話。我們在眼前便應當追步美國而日後也應該替世界文化貢獻一部分努力。某君的借大工業來提倡科學，雖是一個捷徑，而根本工夫，還在就這籠統懶惰的社會裏，創造出一種精確勇毅的科學空氣來。我們固然已經太遲，難道還不替我們後代種些好果子。這除了小學教育還靠甚麼？作者寫到這裏，想起中國小學教育的目前狀況，不禁一歎。作者在這篇短文裏，把科學與實用科學的基本分別說明，預測中國無論偏重那條路，科學教育終居第一重要位置，因此希望以小學教育自任者的注意。而小學裏的科學教育，並非預備個人都作科學家，却是養成孩子們一種愛自然的興趣，及研究事實的方法，給人人有一個機會可以成科學家，或實用科學家。

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美國惠斯康新大學

爲少年中國學會同人進一

解

惲代英

一八

不倚賴舊勢力以建設事業的覺悟還要更深切啊！我們不能在舊社會中解決生活問題，這一點莫被虛僑之氣哄過。

舊社會中各方面的生活，都是一樣的惡劣而無意義。不要因流俗的看待有些輕重，因而用以自欺。

舊社會的罪惡，全是不良的經濟制度所構成。捨改造經濟制度，無由改造社會。

我們在舊社會的努力，無非是破壞。——有效力的破壞。——有建設把握的破壞。

羣衆的集合，及他的本能的衝動力量，是我們改造唯一的武器。

冷靜，周到，敏捷，決斷的指導羣衆，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要研究唯物史觀，與羣衆心理。

我們要無限制的利用機會，爲社會作這些努力。

少年中國學會的內部，有許多可以促成破裂的問題。許多朋友——我亦是一個——都想得破裂了，甯是少年中國學會的好事，甯是少年中國的好事。但是同時大家又覺得——我亦一樣的覺得——破裂了可惜，因爲破裂了，或者每人要失了幾多好的朋友。我們大家有個矛盾的心理，大家覺得會員多半都是難得的好朋友；但是大家覺得由這些好朋友組成的學會，有許多方面不能滿意。因這兩種原因，所以分裂的呼聲頗高，但大家終遲遲不肯分裂。

我對於學會的宗旨與活動，覺得浮泛而無計畫一點，固然不免略有失望；但是每得一接近任何同志諸友之言行，終覺有些較深不可及的，即學會中各種問題的爭執，我亦以爲終不愧爲一種特別精神的表現。世界在今天正在激變的潮流中，我們大都是正富於吸取力的青年，所以我們的思想激變得更利害。我最盼望大家要相互了解，我們一時主張見地的不同，算不了一回事。而且最好是虛心些，不要硬說我主張這個，你主張那個。我們自然應該有所主張。但我們的主張都是正待考慮，正待研究

爲少年中國學會同人進一解

的，所以我們能有充分的研究態度最好。

其實我以為若我們大家能夠有充分的研究態度，亦許我們所主張會歸爲一致的。我並不以爲我們的主張非歸爲一致不可，不過我以為在可以歸爲一致的地方，而不能歸爲一致，這是可惜的事。

譬如我們對於政治活動問題，一部分人絕對贊成參加，一部分人絕對反對參加，這似乎是不可調和的矛盾意見。但是我以爲大家把眼光再放遠一點，心思再放細一點或者從這裏可以找出解決學會一切問題的關鍵，亦未可知。以下姑且述我的意見，請大家批評。

我們爲甚麼反對參加政治活動呢？因爲我們認清了倚賴舊勢力以建設事業，是沒有希望的原故。我們這種覺悟，可以說是型成我們這學會的主要因素，我以為這種覺悟，是十分真確有價值的。在這種經濟制度之下，人類全靠搾取搾奪，纔能營謀他的生活。全靠能受最能搾取搾奪的階級——資本階級——役使，纔能保全他的地位。一種不正當的經濟關係，是許多人的生活問題之所倚托。所以無論貴族或資本家，他們自身不能不搾取搾

奪人家，即他們的附屬物，亦要用各種法子欺騙引誘，使他不能不採取掠奪人家。我們在他們手下做事，想對於他們的榨取掠奪，根本加以糾正，無論這是他們本身所不容許，他們的附屬物更要拼死的倔強反抗。所以倚賴他們的勢力，想做一點正當事業，只當是與虎謀皮，完全沒有希望的事。

我對於學會大家已經有的這種覺悟，只盼望大家還要看深切些。政治界固然是第三階級之附庸，其實在今天那一方面的事業，又不是這樣？我們在今天承認辦市政辦實業辦交通事業，爲比參加政治活動好。然這種物質文明之推行，民衆所能受其福利者幾何？結果終只是爲富豪大賈增加些舒適便利而已。即如教育事業，流俗以爲最高尙尊貴，然而在現制之下，能受教育的多只係富貴人家的子弟，而所受教育，又常係私利的，服從的，保守的性質。結果只是製造智識界的一般商品，以供資本家的選購。究竟亦有甚麼了不起的意義可言？

我們在這種經濟制度之下，與人家一樣，不免有自身的生活問題；亦免多少有些家庭的緊要問題，這一點我們甯願坦白的承認。我們有好多時候，便爲這不能不加入舊社會中。我亦知道，

我們每加入舊社會中，多少曾加了一番選擇。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使我們加入舊社會的主要原因，究竟是我們的生活問題，旁觀的朋友，不可不諒解爲生活壓迫而加入舊社會，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我的盼望是每個人不要有更高的物質慾望與享受，更複雜的家庭繁累，以愈加重了自己生活的壓迫。）加入舊社會的朋友，亦不必因自己既與舊社會發生了關係，遂主張在舊社會下面做的事業，真有甚麼意義與價值，以漸次消失了不利用舊勢力以建設事業的覺悟。

但是我們雖然爲生活的壓迫加入舊社會中，亦不能說加入舊社會中，無論如何不能有甚麼意義可言。我們要常提醒自己的，便是我們不可真望我們在舊社會下面，做理想的政治家實業家乃至理想的教育家。因爲在這樣不合理的環境中，想在一局部做成甚麼理想事業，是絕對不可能的。要改造須全部改造。須將眼前不良的經濟制度，從根本上加一種有效力的攻擊。不然，總是沒有益處。如何能將眼前不良的經濟制度，從根本上加一種有效力的攻擊呢？這有許多時候必須我們加入舊社會的事業中，來利用機會，向這一方面努力。我們若認清這一點，那

便加入舊社會，正有他很大的意義，不過與表面上所見的意義，大不相同而已。

在加入舊社會事業的時候，無論他的薪俸可以供給我們的生活費用，即他的地位與機會，亦給我們運動中許多的幫助。我們但能認清我們的責任，唯一的是企求社會全部的改造。認清我們的努力，無非是為的破壞，那便我們加入舊社會事業的價值，顯而易見了。

我們說不利用舊勢力以建設事業，這句話是再精確沒有的。但這並不是說，我們要經營新村事業，用我們最純粹的血與汗，來憑空的製造一個世界。以我們幾乎小矣的幾個人，便把純粹的血與汗集合起來，亦做不成甚麼事業。工讀互助團的創造，還要受江朝宗等一般人的資助。學會同志的儲金，亦多由許多不能滿意的職業中所得來。其實這都不配說是純粹我們的血汗。我以前亦有一種錯見解，以為我們只有自己的力量，創造自己的事業。然而結果只有挫折與失敗。說到辦生產事業罷，用我們的小資本去經營，一方終不能不多多少少竊取些資本家的伎倆，以維持那很小的根基；然一方卻備受資本主義的壓迫，終於那

為少年中國學會同人進一解

很小的根基都維持不住。（我們營生產事業，原為的是盼望他能做別種改造運動的經濟幫助。不然，便更沒有意義了。）說到辦教育事業罷，我們要想經費與設備能理想的圓滿，終於不能不利用許多不自然的援助。即想利用這些援助，結果都怕比普通學校還難於求發展，而他所需要的敷衍妥協的力量，卻不見比別的學校能少得若干。說到辦別的社會運動罷，用我們少數的人，少數的錢，很不容易做一點有效力的運動。況且我們手邊本來有碩大可以利用的力量，我們卻只知走那樣的窄路死路，豈不是太呆笨？

我從前主張賺錢做事分為兩概，許多朋友不以為然。現在細想來我確實有些錯了。但是那些不贊成我的朋友，其見解或者比我更錯。有的人想我們既在舊社會下面賺錢，那便舊社會下面亦可以做事了。這是忘了不倚賴舊勢力以建設事業的意思。這只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自欺。有的人想舊社會下面既不能做事，即不應在他底下賺錢。但嚴格說起來，不在舊社會下賺錢，甚麼人做得到？我們不只要人家恭維我們的亮節高操，所以用不着專門去表示那些「上食槁壤，下飲黃泉」的品格。而且

何曾真能「上食檣壤，下飲黃泉」與政黨機關報作通信記者，與商店雜誌作撰述人，一定說這便正當而滿意些，其實這中間又做得成幾件可憐的事情？做教師的生活，亦不過像官吏議員一樣，終不過是資本主義大機器中間的一個機輪子。總之，這個社會下面各方面的生活，只是一樣的事。我們終於不能不在舊社會中討生活，而且像前面所說的，為改造舊社會，亦有加入舊社會的必要，我們雖然要預防因加入舊社會而陷於（這亦是必須注意的）罪惡，我們卻不應只顧加自己一些有損無益的限制，以減少自己活動的機會。

我們應得如何改造舊社會？我們應得利用一種力量，自然我們不能利用貴族或資本家的力量，他們的力量，決不肯被人家利用去做有損於他們，或有利於平民的事業。而他們的利益，全是靠榨取掠奪而來的與平民的利益斷乎不能兩立。所以他們的力量，必須被另一種力量克服壓倒。自然我們亦不能輕易的利用武人的力量。武人是粗暴而淺見的，他若自己覺悟了他的力量，他要用以為他的私利與虛榮，他將要利用人家，不肯受人家利用。然則我們應當利用甚麼力量呢？甚麼力量能抵抗而壓

服貴族資本家乃至武人的力量，他能夠受我們的利用呢？我可以說，這只有羣衆的力量。

羣衆集合起來的力量，是全世界沒有可以對敵的無抵抗的民族集合起來強權的國家不能不讓步。如日本讓步於朝鮮，英國讓步於愛爾蘭，皆其已例。無抵抗的勞動者，集合起來，佔優勢的資本家，不能不屈服。若各國罷工的勝利，赤俄革命的成功，這亦是普遍眼著的事實。我們專靠自己純粹的血與汗，是不能成功的，想利用別的靠不住的勢力，是有弊病靠不住的，我們必須利用羣衆集合的力量。

羣衆如何肯集合？如何肯表現他的力量呢？這不是把任何理論的論調去勸勉他所能成功的。羣衆的行為，常發源於本能的衝動，在個己本能 Individualistic Instinct 方面，常因經濟生活的壓迫而直接喚起反動的力量。在社會本能 Social Instinct 方面，常因人家所受經濟生活的壓迫，而間接喚起同情的反動。冷靜的理論，或者有時可以詔示我們當然的鵠的，但對於羣衆是缺乏動力的。黃金時代的理想，多少可以使人類起一點欣動的心理。但這種動力，亦微弱不夠促成人類有力的活動。最有力

量爲進化主要因子的，只有羣衆的本能反應。這便是說，他們因爲自己或者別人所受經濟生活壓迫而生的反動力量。這便是唯物史觀所推闡的進化原理。

人類最容易因有對敵作用而聯合起來。人類亦只有因對敵作用所生的聯合，最團結而有力量。我們應研究唯物史觀的道理，喚起被經濟生活壓迫得最利害的羣衆，並喚起最能對他們表同情的人，使他們聯合起來，向掠奪階級戰鬥。只有他們是我們的武器，是我們的軍隊。我們要利用他們，以企求他們以至全人類的福利。

羣衆的聯合以反抗掠奪階級，其實是經濟進化中必然發現的事；本用不着我們煽動，亦非任何人所能遏止。不過我們所必須注意的，羣衆的聯合，雖則是一種力量，但這種力量是發源於本能的衝動的，所以他的發展，每每是盲目不定，合於當然途徑的。這最須受理性智慧的指導，我們最妙是深懂羣衆心理，能巧於運用他。羣衆是一種力，我們是用力的人。羣衆是熱烈的，但我們要冷靜。羣衆是簡單的，但我們要周到。我們要能盡量利用羣衆的力量，但我們要能使社會進化，不陷於羣衆的弱點中間以

致召起失敗的惡結果。那便我們必須能使羣衆願受我們的指導，而且我們必須確能善於指導羣衆。

如何使羣衆聯合，這多少須我們努力。如何指導那已經聯合的羣衆，這更有我們努力的必要。我們要研究唯物史觀，以發現歷史進化必要的條件，因用以製造歷史。我們不是滿意以前唯物的歷史，我們須要造歷史。但我們要造歷史，不可不注意歷史進化的必要條件。不然我們造不出歷史來。因爲唯物的歷史不能滿意，因爲必要造歷史，所以有知識而清白純潔向上的青年，所負的使命很大。我們學會的同人注意啊！

我們要能利用羣衆，要能指導羣衆爲最有效力的破壞運動，亦要能指導羣衆爲最有效力的建設運動。我們一切的努力，只有合這於個目標的，纔有意義，纔有價值，參加任何舊社會的事業，除了爲解決自己生活問題以外，同時都只是爲這。所以我們在任何舊社會事業中，除了要勤勞盡職，以求職業方面相當的勝利外，我們總要盡量的利用機會，扶植羣衆，喚醒羣衆，指導羣衆，以預備或實現各種有效力的反抗運動。我們切不可認我們眼前的事業，便是我們的目的。我以爲我們學會的仇敵，還不是

參加政治活動，甯是認任何舊社會下面的活動，作為我們的目的。的一個只是職業主義的任何職業家，我們不願意批評他的價值。一個社會改良主義的任何職業家，他想利用舊勢力以建設事業，這亦是同一不生甚麼真實效力的。在改造社會的方面，都不是我們所盼望的人。眼前的官吏議員，其實與工程師教員所營的罪惡生活差不多。即令工程師教員的罪惡比較輕些，亦只是他們犯罪惡的機會比較少些的原故。我們要加倍的努力，趕快打破全經濟制度啊！不要以居於犯罪惡機會少的地位，遂自以為天國樂土纔好。

純潔向上的同志啊！大家試看清這一點。從此以後把不倚賴舊勢力以建設事業的覺悟，推廣到各種職業上去。不要只爭不許做官吏議員。從此以後，我們無論就何種職業，總要利用機會為全部改造的運動——那便是說要為 Revolution 的運動，不要為 Reform 的運動——不要容許而且贊美同志去做那些無實效的慈善家，教育家，乃至各種社會改良家，因為那是根本違反學會不利用舊勢力以建設事業的一種信念，與做那些無實效的官吏議員一樣。

這是我的意見。或者我這個意見，根本便與學會有些朋友衝突，亦未可知。不過我仍是在開首說的，最盼望大家要虛心些。我們的主張，都是正待考慮正待研究的。所以我們能有充分的研究態度纔好。

戰後德國之真相 沈怡

本年春二三月之間，來在柏林，適逢里加德國文明協會 (Liga Zum Schutze der Deutschen Kultur) 開德國與凡爾塞和約之展覽會，其中所陳列的，都是些圖畫表解，凡德國所受和約之影響，以及一般損失，莫不全部托出，並副以電影講演，所以喚醒其國人者甚至。看了以後，頗有感觸。世間不乏留心歐事之人，戰後德國情形，尤必為大衆急切要知道的。因此會畢歸來，檢錄當日所得材料，草成斯篇。內容不啻和德國算一個清賬，專從經濟政治兩方面着眼，其他一概不及。

世間凡事都是循環着的，看見六七年前德國強盛時節底情形，再一屬目今天的德意志，便真算是一毫不爽了。由此可見

公理還在人間，強權的末路，終無好果。殷鑒不遠，野心的國家，還是好生安分些罷！祇可憐幾個軍閥，一位凱撒闖的亂子，到如今他們個個都逍遙事外，苦頭是一般國民來吃。但是你做國民的，放任他們到如此田地，也是有你的罪過在裏頭。我們敬愛的鄰邦朋友們呀！回頭是岸，切莫再要像德國人的自討苦頭吃，有如今日的樣子啊！我做這篇文章，也有幾分這個用意，現在依次論述德國目前情形，茲先講

第一 土地割讓後之德國。

德本國的面積(除去領土)，原有五四〇七七平方呎。凡爾塞和會以後，規定讓出土地約佔全面積百分之十二·四，共為六七二七五平方呎。其中雖不是全部割讓，但是有的規定歸協約駐兵若干年，有的要等投票解決，實際已和失掉一般無異。一九一〇年統計，德全國人口共有六四九二五九九三人，和約簽定後，計失去全人口百分之八·七五，共五，六八七，五九二人。土地及人口之損失，詳見下表。

割讓地名	計佔面積(平方呎)	計有人口	附誌
愛爾薩斯, 勞蘭	14521	1874014	還法 割與波蘭
波茨之一部(Posen)	26040	2099831	
西普	15835	964487	原文地名曰 Schleswig-Holstein 割與丹麥
西普 } 割歸波蘭者	1919	330252	
西普 } 割歸唐齊希自由城者	3986	160000	為隔絕俄德交通故割去此地歸何國尚未釐決
西普 } 割歸維希及霍爾司坦北部	2708	140746	
東普之一部分	487	24073	Eupen, Nalmedy 割歸比國
倭噴及馬爾梅蒂二城	989	60924	
西萊西亞	504	27869	
(甲) 割歸波蘭	286	45396	
(乙) 割歸捷克			
共	67275	55687592	

第二、割地後之影響

(甲) 農業的損失

一、愛爾薩斯勞連兩省，年產 Thomas 粉，佔全德產量百分之六十四，加里佔百分之二十六，兩者都是極重要的人造肥料。

二、東普一帶土地，屬於農業區域者居多，今失去其大部分，因之附近一帶之工業區域，糧食斷絕來源。

三、因戰爭的關係，影響於收穫量者，可以下表明之。下表已按減小之面積計算，數字以一億為單位。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〇年	減少
五穀	二六億	一三·八億	百分之四七
馬鈴薯	四四·七	二八·二	三七
稻草	四〇·六	三五·〇	一四

四、畜牧業退步。茲僅以牛豕兩項作例，詳見後表：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〇年
牛	二一·三〇〇·〇〇〇頭	一六·三〇〇·〇〇〇頭
豕	二五·七〇〇·〇〇〇	一一·五〇〇·〇〇〇

各牲口平均重量比較表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〇年正月
牛	二百五十公斤	一百六十公斤
小牛	四十	三十一
豕	八十五	六十三
羊	二十二	十五

(乙) 鑛產的損失

一、煤 一九一三年總計，德國共產石煤一九〇一〇九百萬噸，其中：

上西來西亞	產四三·二〇〇·〇〇〇噸
柴爾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愛勞兩省	三·八〇〇·〇〇〇

共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噸，約佔全國三分之一，今全部失去。

二、鐵 一九一三年統計，全德產鐵量共為二八·六〇〇·〇〇〇噸，其中出自勞蘭一省者，有二一·一〇〇·〇〇〇噸之多，計佔全國產量百分之七十五。

三、鉛與鋅 全德產鉛量爲一二二·五五六噸，失去七二

·四二六噸，佔百分之五十九。

鋅 六六八·〇二八噸，失去五六三·六

五七噸，佔百分之八十四強。

(丙) 其他的影響

德國此次所失諸地，大半都是些人口比較不密的部分。因此結果，德國今日的人口住居密度，和土地的面積比較起來，雖經

過戰爭封鎖種種關係，反而比戰前爲密。查戰前一平方呎，平均住一百二十人，今乃爲一百二十八人。人口既密，土地反少，狠有使社會造成一種極不安景象的危險。

第三 殖民地之損失。

戰前德國屬地面積，共有二·六〇〇·〇〇〇平方呎，人口約一三·〇〇〇·〇〇〇。詳見下表：

地名	面積(平方呎)	人口	附誌
東非 喀美羅(Kamerun)	995000	7666000	被併於英比
托各(Togo)	790000	2653000	英法
西阿非	87200	1033000	英法
新古意乃亞(Neuguinea)	885100	103000	英法
薩摩亞(Samoa)	242476	604000	英法
	2572	39000	英法

此外在我國租借之膠州灣，計佔面積五五二平方呎，有人口一九五〇〇〇人，現已歸還於我。

各屬地在戰前之輸出入數目，統計如下：(以一千馬克爲單位)

年份	輸出	輸入
一九一三	五三二六九	五二八九八
一九一二	五二八八八	四二七五三
一九一一	五二三七五	五〇二四四
共	一一〇四五六	一〇四二七三
	九二九九七	

由此表可見德國各屬地之貿易，已漸呈蓬勃之象。至於每年母國仰給於屬地之物品平均數目，可以下列表出之：

棉花	二·六二五·〇〇〇馬克
金剛石	三〇·四一四·〇〇〇
象牙	八九七·〇〇〇
花生	一·二七三·〇〇〇
皮革	四·二六五·〇〇〇
咖啡	二·〇〇〇·〇〇〇

可可	五·四二二·〇〇〇
橡皮	二一·一一〇·〇〇〇
椰子實	一九·四九〇·〇〇〇
銅	六·五〇〇·〇〇〇
麻	七·三六九·〇〇〇
臘	八二九·〇〇〇

此外歷年殖民地之進步，列表如后：

年代	鐵路之長	航船噸數	貿易額 (百萬為單位)	墾地面積	企業資本 (百萬為單位)
一八九六	四〇籽	九四〇〇〇	三三一·五	一一〇〇〇頃	六二
一九〇四	四七九籽	二二三〇〇〇	七二·二	四三〇〇〇頃	一八五
一九二二	三八六七籽	六五三〇〇〇	二六三·三	一四〇〇〇〇頃	五〇五

第四 賠償條件
賠償的種類，性質不同，方法各異，茲分別述之：

(一) 牲畜 計賠出牛 八九〇〇〇〇頭
馬 一五〇〇〇〇

羊 九〇〇〇〇〇
 豕 一五〇〇〇
 禽類 一七五〇〇〇〇

(二)煤 凡爾塞和約初規定德國每年須賠償煤量四千一百萬噸，惟德國自己聲稱，每年至多能賠二千萬噸，後司巴會議遂決定改為每月二百萬噸，一年共為二千四百萬噸。一九二一年二月以後，由二百萬增至二百二十萬噸。有人按此規定，曾作一極有趣味的譬喻，其言曰：自此條約簽定後，每十分鐘，就得有一部拖五十輛每輛載重十噸之火車，出羅爾區域（德產煤之區）越境向法國而去，蓋形容賠償之多也。據一九一三年統計，德國每年產煤，共為一萬萬九千九百噸（見第二節），除去愛爾薩司、羅爾及柴爾區域，尚剩一萬萬七千三百十萬噸（上西來西亞尚在內）。及至一九二〇年，在同上區域內，僅產一萬萬三千一百三十萬噸，計減少四千一百八十萬噸。

一九二〇年關於煤一端之總損失，可以計算如下：（以百萬噸為單法）

一、羅爾及柴爾

一七〇

戰後德國之真相

二、餘地產量減少之損失 四一・八
 三、須由上西來西亞產額內賠償者 一五・〇
 四、須由羅爾產額內賠償者 一五・七
 總數八千九百五十萬噸

姑假定每年產量，盡如一九一三年之有一萬萬九千九百噸，則除去八千九百五十萬噸以後，亦祇剩有一萬萬五千噸了。

(三)化學品 本臭油 (Benzol C6 H6) 三五〇〇〇噸
 煤渣 (Kohienteer) 五〇〇〇〇噸
 硫酸阿摩尼亞 (Ammoniumsulfat) 三〇〇〇〇噸
 〇噸

此外至一九二五年止，每年須將全國所出化學品四分之一，賠償協約各國。

(四)海港設備品 此節並非凡爾塞和約所規定，乃係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協約各國議決懲罰德國之一種辦法，計須繳出浮水碼頭，起重機，挖泥機等等共四十萬噸。

(五)鐵路材料 機車頭 五千輛
 客車 一萬輛

二九

貨車 十五萬輛

以上為停戰時繳出之數。其後凡爾塞和約復規定德國須分出機車頭二千九百輛，客車及貨車兩共七萬八千輛，為賠償比國、波蘭、捷克及供自由城、唐齊希、梅邁爾區域內鐵道運輸之用。
(六) 船隻 國內航船，以充運輸五穀馬鈴薯礦產之用者居多，計須賠去百分之二十，影響頗是不小。此外國外商船，幾等全部割讓。

計一千六百噸以上者，全部讓出；

一千至一千六百噸者，讓出一半；

一千噸以下者，讓出四分之一。

且以後德國如有新造，按條約每年尚須以二十萬噸賠償協約諸國。此項規定，不啻使德國永無重建航業旗鼓之望。後列一表，所以示德國歷年在世界上所佔製造力之地位，可以由此見其衰敗。

全世界製造量	德國佔
一九一三 三三三三千噸	四六五千噸
一九一四 二八四六	三八一

三〇

一九一五	一四〇一	一九九
一九一六	一八三八	一五〇
一九一七	二九七六	三八
一九一八	五四六三	一六
一九一九	七一五七	一二

至於割讓後之影響，觀漢堡港船舶進出統計表，即可了然。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〇年

總噸數	德佔噸數	總噸數	德佔噸數
進口 二四八四八〇	一〇三二	四三三三三	二九一九
出口 一四四〇三六	二五三	五三六三三六	三三三

第五、海外貿易及今昔國債之比較。

德國失掉了許多土地，他們的國民經濟方面，已是如同鑿了一個空洞一般。再加以要賠出許多東西，如第三節所講，所以更屬不堪設想。顯而易見的事實，海外貿易就是一種。一九一三年，德國輸入為一百二十一億馬克，同年輸出為一百十億馬克，大致正好相抵。總之他在戰前，還是一個號稱富庶的國家，有拿資本到海外去經營的能力。

現在的情形可是完全不同了。一九二〇年的世界市場上，雖是樣樣都抬了價，而輸入乃祇有七十五億金馬克，輸出祇有五十億金馬克，計輸入超過二十五億金馬克。

世間的經濟家常這般說，如果要德國一一履行那些條件，海外商業這條活路，似乎不能不放鬆他一步的；至少他得向海外採入價值二百四十億金馬克的必需原料，如此或可以於突然間，輸出做到四百二十五億金馬克的地步，而一百六十億金馬克的賠償費，也就只好應付了。這一層，協約如何能容許他。假設竟讓他如此幹，試想一想以八倍於今日輸出數目的德國，在那時節，豈不是又翻過身來了嗎？我所以說，這是協約方面絕對不能容許的。英美德三國今昔輸出之比較。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〇年
英國 一百〇七億金馬克	一百九十億金馬克
美國 一百〇二億	三百四十五億
德國 一百億	五十億

德國自一九一三年以後，已漸為負債之國如前說當年輸入超過有二十五億金馬克之多。此後到一九二〇年，因其他關係，

戰後德國之真相

須償付外國者，約計十五億有奇，兩共四十億金馬克。嗣後一九二一年春天，開過倫敦會議，空氣愈轉不佳。此會規定結果，德國須於每年輸出額中，扣出百分之二十六，當時約十三億金馬克，為一般賠償之用，另確定之戰爭賠償費，每年為二十億金馬克（即凡爾塞和約所規定者）。因此結果，所以一九二一年間須償付外國之數，共為七十三億金馬克。為簡明計，復以方程式出之如下：
$$2,5+1,5+1,3+2 = 7,3 \text{ Milliarden 金馬克}$$

第六 德國之財政狀態及人民負擔

凡爾塞和會時節，僅大致規定德國應負戰爭賠償費一千億金馬克，不曾十分加以確定。到了一九二一年春間倫敦開會議時，乃確定數目為一千三百二十億金馬克。數目之大，真可以嚇人；大概合全德人民財富，恐尚不足以償此數。所以近來狠有一般人批評條件未免太苛刻，也就是這個原因。讀者還得要認清楚，這一千三百二十億，乃是金馬克，並不是紙幣。當一九二〇年六七月間，此一千三百二十億之數，已值到一萬萬三千二百億紙馬克，到去年夏天（一九二一），約為二萬萬六千四百億，而在

目前，恐早已出三萬萬億紙馬克之外。這個數目寫起數字兒來，一位以後，便得有十二個零（ 30000000000000 ），也算夠理想的了。這樣還是立刻一口氣還清的說法，天下本沒有那回事；要是利上加起利來，有人算過，單是利息，到繳清止，也得有二千八百七十億金馬克。

一億的金馬克，數目已是不小了。現在一賠就得一千三百多億。還要利上加利，因此算去，每個德國人，平均要分担戰爭賠償費四千七百六十多個金馬克。在一九二一年四月間，與市價約值五萬七千二百個紙馬克，到七月間便變為九萬五千，目前（一九二二年五月）至少當在廿三萬紙馬克以外。這個數目呢，如使有倒霉的人，生落在德國，一出世就欠下了這筆債。

在這種情形之下，德國政府除了大大地加稅以外，還有什麼法子呢！目前的財政狀態，簡直是一句話『糟』就是了。德國在戰前的國債，比較的要算很少，截至一九一四年三月三十一號止，共負債額不過五十一萬萬五千八百萬馬克（五十一億強）及到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一號，乃增至一千九百六十一億，也就差不多是二千億了。到了一九二〇年末杪，復由二千億增至二

千五百五十億。

趁使我們也把德國歲出的支配，研究一下，所舉乃是一九二〇年的例。

三一

計開

軍備費 一百五十五億馬克

履行和平條約用費（賠款並不在內） 二百七十億

遣散軍隊費 四十一億

傷兵及陣亡家屬撫卹費 五十一億

國債起息 一百十七億

糧食肥料肥料補助費（為減低價格用） 一百一十一億

建設費 三十四億

國有鐵路及郵政津貼費 一百七十二億

陸海軍 四十九億

警察 十三億

失業者維持費 十億

其他的費用（辦公費包括在內） 七十八億

共歲出一千一百〇一億馬克

查凡爾塞和約，規定德國於一九二〇這一年，須賠付四百二十五億馬克。這個數目，便差不多佔全國歲出之半。這是一定的現象啊！歲出一增，除加稅外，當然別無方法。因此德國每個國民戰前（一九一三年統計）負擔國稅六十七馬克八十分尼的，到了一九二〇年，便變爲七百六十五馬克。其實一九二〇德國付的賠款，比較以後還算是很少的一年。自有倫敦會議以後，這個每人平均七百六十五馬克的數目，又得倍上三倍，這就是二千一百六十四馬克。

附註：細心的讀者，一定會在這一節下面，發生疑問出來。他以為戰前每個人既可以擔負六十七馬克八十分尼，這該有當年華幣三十三元九角光景（以每元換二馬克算）。再折過去，就把一九二〇年平均匯價算作一塊大洋換五十個馬克罷，那他就有了 $33.9 \times 50 = 1700M$ 。以一千一百六十四減一千七百，則所加多亦不過四百六十四紙馬克，又何嘗算多。但是不能這樣觀察的。因為德國人的眼光，總以自己的馬克爲本位，萬無以外國幣爲中心之理。其次馬克跌價之程度，和國民收入的增加，並不

戰後德國之真相

是正比例。而另一方面，反是對於負擔數目倒有密切的影響。這個負擔數目，是隨時變動的，不一定的；如果一定，那末照現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匯價算去，一元華幣可換一百五十馬克，則 $33.9 \times 150 = 5100M$ 。以五千一百馬克與二千一百六十四馬克比較，豈不是比戰前還少呢？我所以說，這個負擔數目，是變動的；也就是說，現在的負擔數，一定不是二千一百六十四馬克了。

第七、結論

我這一篇文章，寫得也算不少了。現在就想結束起來，但是有幾句話還得說一說：我們現代的人，都生在世界經濟的時代以內，一部分的人，與個個部分的人有關係；一個民族與個個民族多有連帶。譬如齒輪，齒齒相接，一經兩離，便不能動。這是近代不可磨滅的事實，人人都說過這句話。主持凡爾塞和會的幾位老板們，不會料到束縛一國，會影響全體到那般大的地步，所以當時對於鉗制德國，圍困俄國，絲毫都不肯放鬆，以至造成今日全歐洲經濟狀態都有這種抵抗不安的現象。德國的經濟問題，雖是困難到了極點，但是歐洲其餘的幾國，又何嘗不是如此。讀者

不要誤會，以為打一個勝仗，得着許多賠款，就算是幸福的，現在一面很好的鏡子，正照給我們看咧！——這就是今日歐洲的局面。

德國已是勒定了賠給協約國許多貨物，又勒定賠許多現錢，他的幣制跌了，外國人都可以拿很少的錢來，換去許多很好的貨物。他的商業，所以反而繁盛起來。因此失業的事實，倒還難得看見。但是前面說過，一國的經濟不安，不是一國的問題，全世界都有關係的。我們可以舉個例來說說：假定世界上全人類每年需用棉織物一萬萬疋，平時甲、乙、丙、丁、戊、五國各担任供給二千萬疋；一朝甲忽然叫起盤來了，貨物賣得格外便宜，人人都向他定，譬如說由二千萬疋增至四千萬疋，而一方面世界上消納的數量，依然是一萬萬，並不會加多減少。那末乙、丙、丁、戊四國裏頭，便都受着牽連的影響了。今天英美失業者人數的加多，也就是因為這個道理。據英美統計，截至一九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止，英國有失業者一百八十三萬四千餘人，罷工並不在內；美國約有失業者四百萬人。德國的現狀，即不說全世界都要受影響，至少歐洲幾國要受狠深切的苦痛。歐洲人未始不覺到這是狠不好

的現象。所以前一個來月，正在開捷拿亞會議，想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但是人類決不會到如此高尚偉大的地步，就肯犧牲自己，為全局着想。作者正將攔筆的時候，捷拿亞會議已無結果而散了。現在又要開什麼海牙會議，恐怕結果也好不到那裏去。我到國外以後，我始確確實實認定世界上除了我們中華民族以外，再沒有道德更好，度量更宏，視人如己的民族。（這幾十年來吃外國人的虧，也就因為人太好了，反而不合時宜的原故。）以這種道德，這種度量，這種待人的心意，然後世界真正的和平，纔說得上有點希望四個字，我們現在姑且也不必管他們覺悟不覺悟，前途的路，雖是崎嶇不平。但是我終信要不是世界末日來臨，則我們民族終有發揮我們能力及實現我們理想的一日，努力啊努力，光明正在前頭裏！

十一·一六·四完稿時在德國德蘭詩頓

旅美工學雜譚 恽震

(十一年七月)

我到美不過一年，所經歷的地方又不多，做這篇文字，似乎太

早些，而且材料有限，不足供有意研究旅美工學情形的參考。但是我想又不能不在此時做，因為有許多片段的感想，頗有引起討論的價值，隔時過久便要遺忘。讀者看我這篇文字的時候，只要記得我讀書的地方限於美國中部「威斯康新」一個大學，工作的地方限於美國東部「西屋公司」一個工廠，本篇所說，偏於局部，不是概論全美，雖然有許多地方可以說是共同的，我決不敢以一人的區區經驗，來冒充代表全部的實況。我願意兩年後再成一續篇，來修改及補足這一篇。

我第一願說的，便是美國大學與中國大學的普汎比較。美國大學可分爲公立與私立兩種，情形處處不同，不能做什麼比較。公家的大學，大半都是男女共校，私立的較少些。處於東部的大學，比到西部中部的大學頑固得多，男女大都分校，所以喜歡社交自由的，都情願轉學而西。大學的位置，雖然總是不離都會，然而必定在都會郊外別劃一區，自成一一個大學的鄉鎮，與交通匯萃之地相近，而又清幽空曠，絕對與繁華隔離。那鄉鎮固然完全是大學的勢力，便是那城市也有許多方面與大學打成一片。假使那大學是本城或本省所公立的，校內的各科便與本省本城

各方面事業直接發生關係。譬如工科與各工廠聯絡，農科與各農場接洽，大學中的研究發明，便在本省實施試驗。各職業的困難問題，大學便負有攷察解答的責任。雖然未必每學科都能辦到如此，然而已經顯出學校與社會不是互相隔絕的。各大學備有寄宿舍的很少，即使有，也只容得一部分學生（或僅女生）所以學生只可以在附近人家租屋，那些人家都與學校有約，不容學生做不規則的事情，學校的耳目極靈，所以學生犯規的也少。因此學生在校時，習見於社會的繁華，而他們的讀書，仍可以清靜專心，不致於日後出校時眼前突現一誘惑的世界，弄得耳鳴目眩，反陷入沒有救援的墮落。中國學校，向來守閉關主義，而學生的讀書，尤其主張下帷主義。不必說與本省本城發生關係，連一個附近的鄉鎮，也與學校不聞不問。社會的惡習，慣有機會，便向學校裏輸入，而學校始終不能創造出好勢力來。大開正門，向社會接觸，使他受我的學校化。我不願說美國的學校情形已經完美無缺，但是他們所走的路是對的。我們中國有許多教育家及學生都感到這一點，我願大家努力！

其次我願意把兩國學生做一番比較。論用功的成績，兩方都

差不多，課堂上的分數是靠不住的，總之忘學敷衍的人常遠超出勤學的人數。我不敢說那方多那方少。我一年所得的最深刻印象，是美國學生比較的活潑浮躁得多，而中國學生似乎要深沉些，枯索些。美國是一個新創的國，社會的遺傳習慣較少，家庭制度又很簡單，加之物產富饒，工業發達，人民的生活都在水平線以上，所以他們的小孩子自小便養成一種活潑進取的精神，一天到晚快樂着看得事事容易。這個現象，看似微細，一到通國皆然的時候，便火雜雜地照得光采萬丈，我們便可從此看出國民性來。有一位學者說，美國的國民性，可以解剖成爲「民治的精神」與「逐利的傾向」。我看他們學生進了學堂，除了「騙分數」，「尋配偶」，及「畢業後謀生逐利」以外，簡直沒有別的問題來擾亂他們的心曲，國家的事，絲毫不必他們過問。我又看他們集會時秩序的整齊，對於團體首領的絕對服從，公衆辦事的羣策羣力，實在不得不駭然而想去致察他們這種訓練是從那裏來的。他們的社會便是一個講究「秩序」與「服從」的社會，少年人入世，譬如到模子裏去捏做刻板文章，所以人人如此。因爲他們的社會太整齊了，服從性太發達了，便有人說他們腦筋簡單。我嘗

去致察他們的生活，除了功課或勤或怠外，幾乎每人每禮拜至少要看一次影戲，大半人還要去赴一二次跳舞會，時事本用不到他們留心，只要每天報上看些滑稽畫。這種普遍的狀況，由不得人家不笑他們腦筋簡單。我們中國學生的環境，與他們完全不同，走出門耳目所接，都是社會上待解決的問題，翻開報紙，又是無數政治上待解決問題，四周幾爭乎神問題包圍了。不能思想與不肯思想的人固然便不去想了，究竟還有少數人，看着問題切身利害，不得不想法子來解決。中國家庭制度很複雜，生計平均很苦，再加素來長輩主張以嚴酷待遇小孩，所以多數學生都是飽憂患，煩悶於問題之中，自小便養成一種頹喪枯索而又偏近於深沉多慮的態度。我不是說中國學生沒有歡笑活潑的人，我是抽象地描寫我們根本的態度。我們的社會本是不講究整齊的，團體的訓練更欠缺，所以一到有什麼集會，在問題緊迫時還可以維持得住，若問題鬆懈，立刻便是一盤散沙。所以我說我們這深沉多慮的學生若加以美國的秩序及公衆的訓練，其成就一定可驚。

更有一件事是中國學生不如他們的地方，并且是我們中國

人致命的弱點，說出來大家都要同聲慨歎，便是體育。我也聽見有許多教育家在這方面特別提倡鼓吹，只是他們的方法不外乎多設幾個體育會，多開幾次運動會，或者主張軍事訓練。我看他們美國學生，未必見得大多數喜歡長跑遠跳。所謂運動員者，也像中國學校裏同樣的情形，幾千人中不過有幾十人而已。少數「技員」的養成，決不足以增進一般人的體育。我以為運動中之最重要者，當推那些合於氣候與地利的普通遊戲。而可以容男女老小同時加入為附帶條件。譬如在河水海灘處，便可以提倡游泳及划船，有冰凍小湖處，便可以提倡滑冰，以中國地形如此其繁複，氣候如此其變換，我們決不能設定一種普遍可行的公衆遊戲，全仗熱心有志的教育家與體育專家，隨山林湖澤之便，寒煖燥濕之宜，去設備及教行各種有趣味的遊戲，并且要把這種遊戲慢慢變成市民鄉人全體的癖好。大都山野中，有勞力的運動，這種需要還可以緩些，最要緊的便是城市中人。我看了他們美國人男男女女成對地泅水滑冰，享受極健康的精神生活，實在不禁得羨慕得慚愧起來。

中國舊時學生除了讀書本無事業可言，自從有了學生運動

以後，才有在求學時代讀書與辦事的衝突。學生會開會，與辦義務學校，野外演講，有許多人竟有爲了這些事而不得不荒廢功課的，於是這件事也成了個難解決的問題。美國學生課外也有事業，但是他們的事都是屬於學校以內的，例如建屋募捐，大遊戲設備，出版物發行之類，政治上社會上的事業問題，用不着他們過問。我在國內頗聽見些教育界中人說：「你們學生這樣會管閒事，以爲外國學生也是如此，其實外國學生從來不問校以外的事的。」我到了美國，又聽見美國教員說道：「中國學生課外的事雖多，然而所做的事自身便是良好的教育，比到上課還要有益，至於我們學生的課外事業，大半是可以不必，不過借此少讀些書罷了。」我想着這兩方面矛盾的議論，不禁就要暗暗發笑，人們普通的習慣，都喜歡猜度別人地位的好，而不滿足於自己；那種猜度近於浪漫，那種嫌惡又近於武斷，都非正當。我以為在這一點上，中國學生不消去學美國人，他們是富貴閱閱子弟，高粱錦繡，不知稼穡之艱難，由他們去享受；我們却是家世衰落，中更多難，族中更有許多搗亂的惡痞，非由我們自己親嘗疾苦，備悉瑣碎，縹緲較量地做去不可。我們學生運動是發原於政

治問題，現在已有轉向民間社會的趨勢，極是好現象，本來真在課外辦事的人不過是最少數，此後我希望『向民間去』。這個大運動要大多數人共同在課外費些時間纔好。

美國大學的精神，究竟何所寄寓？我說大部分在大學講師的身上。他們的階級也分得很嚴，有教員、助教、講師、副講師、講師之別，然而這不過是年限的分別，並不足為害，而且升級有委員會推舉，學問好的自可升得快。我單佩服那些講師對於他們職務的忠懇，對於他們修學的攻苦。他們真能以一年精力，專注於一件事上，赤心地替學校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們對於自己的學問，永遠沒有滿足的日子，到老不變地在書籍中，試驗室中，社會中，自然中窮搜冥討。這不僅是幾位有名的講師如此，美國有如許多大學，每個大學裏總有若干講師，可以担得起我以上的稱道。我們中國近來便不會聽得有多少攻苦老死於其所學的人，尤可痛的，是一班人大學畢了業，便一躍而自稱大學講師，以為學問盡於此，或者推託教書忙，更不想再研究下去。他門美國好講師既然如此多，便養成一種學者的風氣，對於無論何人，總是謙抑和藹，不帶些兒驕傲。他們更有一個義務，便是永遠保

持和學生們的接觸或友誼，談話或學術討論，師生間，竟是水乳交融，略無顧忌。加之美國的顯著國民性是喜歡滑稽，隨便什麼地方總要夾些笑話，所謂『嚴師』的態度，他們竟理想不到。有幾處學校裏，講師有個偏見，以東方人為下愚卑陋的民族，常存藐視之心，不喜歡和中國學生多接觸，但是這究竟是例外，大多數的學校裏，講師或因為你是外國學生，反而格外待遇優渥。我常說，真在求學的人，進了美國大學研究院，第一應當學那些講師治學的方法，第二便應當學他們那種處人自處的態度。

我其次要略譚美國女學生的狀況了。他們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外表似是很尊貴，男子只是婦女的僕役，而在我客觀的眼光中看來，他們還全受歐洲中古時代勇士內媚的精神所支配。婦女在他們看來，是天生成的弱者，應當由男子來憐愛保護，所以他們男女同行時，男子必定要走在外邊，偕友赴宴時，一定要男子把女子接去送回，游宴用錢時，女子永遠不必付賬，這許多習慣在他們似乎都是天經地義，牢不可破。美國女子的妝飾奢侈，也是可驚得很，我曾看見過他們調查女學生每月所費的新衣香粉統計表。中國雖有講究妝飾的女學生，尚是少數，而此間

則竟是大多數。我在路上，看見她們人人傅粉，傅得東一塊，西一抹，不禁引我回想到北京的滿洲婦女。實在禁不住要笑出聲來。她們無論到什麼地方，都不避人的把粉拍子取出，向臉上擦抹。她們所受的教育，實在是處處與男子平等，雖然有幾處大學不開女禁，然而他們要學那樣專門科目，總有地方可以讓他們學。大學各科中女子最多的，自然是文學，美術，音樂，哲學，歷史，醫學，家政，新聞學，純粹科學，工程科簡直沒有女子。她們在社會上的職業，現在也是愈化愈多，除了政界軍界以及其他各界的領袖位置外，女子都可以容納。最普通的職業，要算書記，教員，打字員，店夥，侍者，看護婦等類。工廠裏所雇女子雖多，然而總是依樣畫葫蘆的呆板工作，永遠不需要她們半點工程知識。貧苦女子自立的機會既多，於是從前大批的人家女僕都一走而空，弄得許多一向指揮如意的主婦們叫苦連天。有某雜誌曾去調查一個大學裏的女生志願，幾乎十之八九都說願能服務於社會。因為她們享用之要求太高，所以有許多女子都抱着拜金主義，凡求婚者非有若干金每月進款不置理會。這便間接地使男子方面的生活問題加倍緊迫。再有一層我可以證明美國婦女的地位

未必較中國婦女的更高。他們女子職業機會雖多，然而工作者都是未嫁的女子，一經嫁後，或者他們自己不願再出操，至少他們的丈夫也不願意他們向外而活動。男子婚後，家庭全部的經濟責任，應當由他擔負，若是讓他的妻子出外工作，便有些像他的能力過於薄弱，至不能贍養一妻子，他就要引為大辱。而照他們現代生活狀況看來，一個女子嫁後，確乎在事實上不能再外出幹社會的事業，因為家務也經夠她忙了。美國婦女治家的忙，恐怕不是中國婦女所可想見的，她們不用女僕，不用男傭，一切事情都是自己動手，室中的掃除，菜蔬的購買，飯食的烹任，衣服的縫做漿洗，還有各種瑣碎，一天忙到晚，丈夫回來，還要陪他歡笑取悅他，得空可以彈鋼琴唱唱歌，若是育了一兩個小孩，那更夠她受用，這種生活，在一方面看來，似乎身體的勞動與精神的愉快很得調和，其實生活太單調，斷拘束不住有天才的婦女。早晚要爆裂，所以我說她們比中國婦女狀況似乎略勝，然尚離理想甚遠。我有一個朋友說，西方女子夢想不到東方婦女母教的尊嚴。我說東方婦女的母教尊嚴自有他極悲慘的歷史。我想到那歷史，便欲為無數「為人妾婦者」痛哭，母教的尊嚴有何可

貴。我們中國婦女地位雖較卑下，情形雖極慘酷，然而反動自覺的精神却因之可以加倍熱烈，性的革命愈可提早，或者我們不久改進了。而她們美國女子之自以男子爲其裙下僕役者尙在夢中哩！

我到美國，便想調查他們男女同學的成績，與男女社交的狀況。很慚愧，沒有多少心得可以報告。他們的男女同學，可以說是澈底了，因爲從小學起，一直到大學，沒有一處不是男女同校。我在威校讀書，每晨上課，獨自在山路上走着，只見兩旁的男男女女，或單或雙，或成小隊，歡歡喜喜地挾着書在綠陰裏走，我招呼你，你招呼他，忙個不迭，一陣愉快和諧的空氣直鑽進我的五官裏來。教我暗暗點頭讚歎。有時在大場上開羣衆的集會，男女數千人，同在太陽光下萬頭攢動，等到樂聲一起，全體和歌，男子壯烈的聲調，與女子清脆的音韻相合，在林中空悠揚上下，各人且唱且微笑，同陶醉於和悅優美的空氣裏，那種情景，雖則我一個人的徬徨無伴，也就喜極欲狂，樂他人之樂了。我在中國學校裏，看見有許多同學，太不修邊幅，更有些人，喜歡狎侮年輕貌美的同學，把他們當做女子看待。在這男女同學的學校裏，男子人人自生

愛好之心，至少也要衣履整潔，而狎侮男同學的事，尤其因爲已得正當男女社交之後，這種心理沒有了。至於男子相聚，好以女子爲談助，講些猥褻的話，這種習慣，終究不免。我有一個朋友和我說道：「我想你們國內的學生，要比我們知道尊重女子些，因爲我們那些同學，相屬便喜歡講些猥褻的話，而我所見的中國學生却不然。」我笑着答道：「你真是窺見一斑，使以爲全豹了。若是你也跑到中國學校裏去住一年，和他們那些輕薄兒相處，就可以使你大失所望。」他們因爲有了社交及互相爲媚的事，自然讀書要分些心，但是我們中國沒有什麼跳舞宴會，所以社交的浮費似乎可以少些。他們每年聽說也要出些不名譽的事，然而不多。有一件最可注意的現象，我不過部分的發現，詳細材料是我朋友供給的，便是美國未婚男女之交際，完全不容友誼的存在，非擇配卽爲尋歡。我們的所謂男女社交，並非求偶之意，乃是男女可以自由做朋友，或以性情，或以學問，假使果然有性戀發生了，便可以從朋友轉爲夫婦，所以友誼乃是第一大前提，求偶不過是偶然可能的結果。而在美國社會裏則不然，男子若去接近女子，要她一同游玩譚話，那女子必定疑心他有意於

自己，而人家若看見他們走在一起，亦要當他們是相互有意了。（這當然亦有例外）這是一種，還有一種是完全起於性慾，沒有絲毫意識的。譬如一男一女，在舞跳場中偶然會見，不問姓名，便一同跳舞，或同去着戲，擁抱接吻一番，就此分別，以後不用招呼，各暢其一時之興致。我某晚看見有男女在汽軍中假依過市，我不解，我的房東道：「這是一班輕薄學生，去坐着汽車閒逛，看見有女多徘徊街頭，便拉進車中到野外去兜圈子，那女的當然亦不拒絕，逛完仍舊送回。」這種事情，在我們聽了實在是駭聞；在頑固的聽了或者可以把他引為反對男女同學的口實。然而我們同志不要灰心！萬事的障礙終有避免的方法。我們中國本沒有男女社交，現在有了解放的呼聲，並且已經開始實現，若是大家能明白解放的真義，鄭重做去，我們斷不必走美國人的路，自己可以創造正確合理的路。男女朋友的真質友誼，我們來做模範。給他們看。男女同校，不得不先從大學辦起，然後再回到中學。負責任的人應當格外謹慎，因為第一次失敗了，社會上的荆棘愈多，將來的光明愈難有望。

於是我不轉身來譚譚我們中國留美的學生了。我在國

內，常覺得留學生的氣勢，來得太雄壯，不是大學講師，便是總工程師；歸國的時候常有「澄清中原端在我輩」的壯語，等到去同他們交接，却又多難令人滿意，所以我對於這班「智識階級的最高階級常懷疑問。到了美國好久，又聽見人家歎氣道：「我看這班留學生，平均程度尙遠在國內學生之下。」這句話我也嫌他太籠統，美國留學生品類甚繁，似乎不當一筆抹煞。若把國內學生聯合會冷落的時代來比此間學生會的淡漠無聊，似乎在伯仲之間；若再把學生運動壯烈的事蹟來比此次華會東美同學奔走呼號的熱心，却也差不多。我敢說這裏同學肯用功讀書的很多，成績常在美國學生中人以上。並且大多數人都自許為中國前途努力，講起愛國，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愛國。將來做教員的都富有「人師」的資格，做工程師的都預備着可以做資本家，為他們自身生活計，我想不至於發生十分困難的問題。但是國人之所希望於留學生的，不僅止於解決他們自己的生計。（或者我們的家族作如是觀）既然想為中國前途努力，請問方略如何呢？我恐怕留美學生至少有半數期期不能置答。我知道有極少數人，還想向政界中去要個擒龍伏虎的解數。美國是個資

本家勢力的社會，所以大多數人都受了資本主義的支配，想要把中國從實業上興得國富兵強起來，我不敢輕相天下士，我更能尊重別人的抱負與主張。但是我胸中有兩層意思，覺得同學中有一部分人缺乏，頗願大家拿來自省。第一是問自己究竟對於本國社會會否用過深刻的觀察。若是沒有，不曉得社會上最需要的什麼，或者去國過久，不曉得社會上變遷到怎樣，都應得格外虛心，做個極忠實的小學生回國去研究去。第二是問對於自己人格操守，究有幾分把握。中國是個混亂的社會，若再把沒操守的人陷進去，譬如冰入沸水，簡直是沒有迹象可尋的，我們若發現自己靠不住不嫻，不行賄作奸，便應當趁早做人格上的修養工夫。第一層清楚了，他便可以有自己的主張，不論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且待各人努力工作者再說。第二層清楚了，他便可以神明自對，不論做官府，做工匠，只得大家做了再說。我最怕的是那些腦筋不清楚的人，得了個學位，昏天黑地跑回國做社會領袖人物去，細看這樣嫌不如意，那樣又說不如美國到後來幾場麻雀花酒，便把一個人斷送了，這種人實在不少。在美國留學生開笑話者亦時有聞，或者關於性慾的，或者關於金錢的，

不一而足。這種倒還不可慮，因為究竟有限，可慮的乃在這自負不凡的大多數。

美國居民對於中國留學生的態度，處處不同。西部如加利福尼亞州，相待最壞，因為華僑的生活狀況，很受他們的輕視。東部與中部較好，然而也很淡漠，有許多地方歡迎中國學生，因為他們的房金常能如數如期，廣東人的足跡，幾乎佈滿了全美國。他們的惟一職業，只有兩種，一是雜碎飯館，一是洗衣作。這兩種本不是什麼不好的職業，然而那些做洗衣生意的人，永遠不肯把他們的懶性除去，蓬首垢面，散衣拖鞋，門內門外，從不掃除潔淨，飯館中人略好，然而也不整齊。就是這兩個代表，便深深把「中國人」的印象，殘在美國居民的腦筋裏。所以他們看見衣服稍整潔的中國學生，總把他當做日本人。此外更有許多影戲片（上海亦有）把中國人常刻劃得凶惡陰險，淫盜奸詐，為絕無僅有的怪物，使他們男女老少看了，都切齒痛恨着中國人。我們看了，雖明知其為捏造，亦無從禁止他們開演。還有那些傳教師回國捐款，常把中國描摹得像個最不道德的國家，最醜陋的民族，好待富人起憐憫之心，多助錢物，讓傳教師仗上帝的威靈，去救護

這不幸的國家。其實中國確有許多壞處，不能爲請，不過未必如傳教師所說之甚。這也是我國人在美國見輕原因之一。他們普通人的不能了解中國國情，實在是超出我原有的理想。說起中國，好像便附帶着一種神祕荒渺的感想。有時他們問起政治分裂情形，最使我難以置答。惟一的回答，只是：『軍閥雖分裂，國民並未分裂。我們並不把政治的擾亂在意，只先求社會改良，與教育普及，日後自能政治清明。』他們若再問一句：『你們政府既不好爲什麼不推倒他，自建一個好政府？』我們聽了這一問，只有低頭自己慚愧的了。

美國到中國去傳教的教士，在各地設了如許多的大小學校，在我們理想中，以爲美國的學校社會，一定全然爲宗教勢力所滿滿的了。豈知事實上完全不對。美國學校，或爲官立，或爲私立，與教會並不發生關係，同時又因爲教會派別之分歧，信仰程度之不同，大學內決不能設公共的禮拜堂，所以美國大學，雖然是學術研究的中心點，此中包羅萬象，容納絕對的思想自由，更不受絲毫宗教束縛。在學生方面，固然也有信心極度，以一切的宗教律條儀式爲神聖者，然而實在是極少數。我雖記不清精確的

統計（這種統計普通很少，因爲在他們似乎是不名譽的），大約至多自百分之十以至百分之二十。更有一方面的少數，是絕對的對於耶教懷疑，看不起那些刻板的教堂儀式。至於大多數的學生都是無可無不可，說他信也好，說他不信也好，他也從來不費心思去研究什麼是宗教。教堂裏更是絕跡不到。有些人說得不錯，宗教的勢力已變形而爲教堂的勢力，與其說教堂是個傳教的壇場，不如說他是個社交的聚集所。教堂勢力在大城市中，本是渺乎其微，然而在鄉村小鎮市上，却少不了他，因爲他房屋很宏敞精緻，有似乎公衆的美術館。每次有樂隊與合唱，有似乎團體的音樂會。進去坐坐，是件舒服身心的事，而最要緊的一點，尤在乎他每星期能把全鎮集的人團聚一處，新交舊友，都在此處歡然敘話，而少年男女更可以借此作媒介戀愛之場。宗教之在美國不過如是，可見宗教的末路淒涼了。

要去找尋美國特質上的偉大，自然要到工業，或商業的中心大城市裏去看；若要去找美國精神上的偉大，非到小市鎮上或大農村裏去參觀不可。每一個鎮集，都有一種和愉友愛的精神籠罩着；每一個農村，都有一種豐饒甜密的景象環繞着。因爲物

質文明發達，所以任何曠野遼遠的地方，都有公共衛生的市政，電燈電話電車的設施，人生享受頗高，因為與繁華隔絕，所以鄉村得保全他們田野的天真，不為機巧算計所剝削，因此在美國的鄉間可以看見近世文明與古代文明調和（我想歐洲鄉間也必如此）。我每次到鄉村裏去，瞻仰着他們高下疏密的樹林，彩色繽紛的田野，無一處是空地；窺伺着他們屋舍的清潔幽雅，男女老小的笑語和氣，無一人不快活，俯仰徘徊，讚歎不自容已。新想到我祖國農家，不知何日方能得此普遍的快樂啊！

有一個很有趣味而很重要的私人提議，不妨在此處敘述一下。我和幾個朋友常常想，美國人如此不了解我們中國同時美國疆域如此遼闊，我們游學幾處地方，如何便能把美國介紹給我們國人。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便想出一個兼調查與講演的旅行團的方法。美國全國各州，皆有大路可以通行汽車，這旅行團在汽車上旅行，三個月內，可以把全國重要諸州踏遍。此團人數不可過多，大約自八人以至十二人。預備的時間，至少一年。團員都要有十二分的決心與毅力，同時要有對於本國文化及生活有一門的深切了解，並且他體格也要耐得起風霜辛苦。假使

有十二人，每人至多只須籌三百美金，集合作為買汽車旅行飯食及印刷品之用。兩部汽車，約一千金，旅行完仍可轉賣。一年內的預備約可分列如下：（一）有兩團員以兩月時間專脩汽車駕駛科，當地領取護照，此兩人即負全程駕駛之責。由此二人再轉授其術於三四團員，必精必熟，以備途中替調，及駕駛人疾病之處。（二）團員努力研究其所欲專門調查之門類（自以近其所習學科為宜），且每人必習統計學，以便臨時有秩序的調查各州之政治風俗，法律，勞動，農業，工廠，出產等等。（三）由特別委員担任研究各省省志及地理，在出發前定一詳細確切的行程表。（四）在中國精心選擇數種美術畫印成十餘萬明信片，一面為畫，一面為中國政治風俗數學美術地理或其他的短篇敘述，以備沿途分送聽講人作為紀念。（五）每人精心結撰兩三篇演說要經全體團員通過，或請國內學者代擬數稿。全體合攏來便可以分門代表介紹中國的文化思想及自然生活担任的人要研之精熟到十二分完美的地步。有以上五種的預備，此團方可出發。旅行的結果可得以下三種：（一）美國旅行演講之風頗盛，此事比較新奇，必可大發觀聽，並可得官府或公共團體照料。旅行畢

可在美國各州人民腦中印一極好之中國印象。(二)以各人分門的紀述可出版成一極極詳細可靠的調查錄供國人研究。(三)團員在精神上見聞上身體上皆可得莫大的利益與愉快。以上提議，最好舉行不止一次，若國中有志之人能相續如此，同時再由留美學生總會，設一特別委員會，審查旅行團之預備資格是否充分，則其效果，將必有可驚。

在美國讀書，以工作所得工資自給，這件事是很不容易的事，并且亦以地點而異其情況。大學並沒有半日學校，即使上課時間少，課外閱書也就夠忙，假使是工科學生，實驗的鑰點更多，所以斷不能工讀同時並舉。普通有許多大學生，在附近飯店裏做堂信，洗碗碟，端菜盤，每日做三四小時，三餐便在那店裏吃，那就可以把飯錢有了。然而學費房租零用還沒有解決。我也曉得有一位朋友住在人家服役，每日工作七八小時，(如揩抹庭戶修理草地等)除房飯不計外，他可以月得工資若干元，一面照常在大學上課，不過四年課程改作五年。這樣生活過於勞苦，恐非人人所能支持得住。有許多人因為入學無款，便索性停止學業去作工。工科學生有手藝的可入工廠，當作別論。普通的工作只

有堂信一種。然而堂信的事情也不容易找，只有在大城裏方多機會。中國學生多半瘦弱，不甚能中雇主的意，別笑堂信的事容易幹，托一個菜盤也要有幾分氣力。有時小賬的出息很好時，做半年儘夠去讀一年書。這種工作並不是下賤，不過時間費在這裏，似乎太不經濟。所以我常常和國內友人說，游學外國不是一件少不得的事情。就學業上講，美國大學勝過國內大學有三點：一、教員多名師，二、圖書館宏富，三、試驗室完備。然而沒有相當學力，便有名師在前，也無所用；圖書館搜討究亦有限，在國內買書讀，何嘗不好；試驗室雖大，然若沒有獨立的研究本領，仍是徒然。經濟與不經濟，全在各自度德量力。斷不宜為一念虛榮所動，貿貿然使跑來外國，一年兩載，弄個頭銜戴着，有甚意味？我自己便承認一年內無所心得，我想最好是在國中已研究有根抵來，此可與名師真為學問的討論，借他們的試驗室進行我們的試驗計劃。期限不必定，十年五載，未必能得到什麼結果。如大學都備有優待研究院學生的學額，經費一層，總有辦法。便是官費派遣學生，也以如此資格為宜。

我記得在國內大學讀書時的幾個暑假，都不知銷磨在那裏

去，睡鄉，小說之鄉，談笑之鄉，還是好的；遊戲場，戲院：便不可問了。我看美國大學的暑期學校，其辦理之認真，課程之完密，與平時無異。文理科的學生及中小學的教員，便進這暑期學校，農科的學生，下鄉間去。工科的學生，進工廠去。窮苦子弟，便趁此機會賺錢去，好待秋來上學。回家省親，自然也應該，然至多不過兩三星期。因此大學生幾乎沒有一刻荒廢他們的時間。（中小學生生活未嘗研究）這一層，我希望國內學校應早設法。

最後我要談到工科學生的工廠實習了。我說與其叫做實習，毋寧說是工作，比較紀實些。因為他們的工廠，不是預備給學生實習的，乃是為他們賺錢的，所以他們決不能讓你從心所欲地去研究攷察，一定要看時地之相宜，派定你在某處工作，間接或直接為他們賺錢。美國有無數規模極大的工廠，斷不是在中國可以夢想得到，所以欲求經驗，似乎到美國來很值得。華工在美國本是個極大的問題，從前明文載在條例，不許華人在美作工，犯禁的送遣回國。一向中國學生謀得實習，或由公家特約（如交通部）或由私人自謀，人數都很少。近來密勒氏在議院中為優待中國工學生事運動成一議案，此後入廠實習，是一官府承

認的事，自然比較好得多。在廠主一方面，工人無論是何種族國籍，能為他們出力總是好的，在同事一方面，黃色臉的伴當，似乎總引起些不快之感；隱然使有「你來搶我飯碗」之念。近來華工稀少，且無久居者，這種觀念稍稍冷淡了下去，我們在工廠裏也無望去求得他們的同情，能相安無事已經是萬幸了。自從大戰停止，美國市面陷入恐慌時代，各工廠都減收工人，那時謀事極難，不僅中國人如此。直到今年春季，市面漸有起色，我來此也待進西屋公司做試驗電機的工作。在美國謀事，只要自己去報名，絕無請託介紹之必要。假使資格不合，或工額已滿，他們也必按例答覆，斷沒有把你置之高閣的事。（我此地似無敘述西屋公司設備之必要，一概從略）

驟然從花香鳥語的學校園裏，跑進個烏煙瘴氣的大工場，其感想之陡變當為何如！西屋公司傭工在三萬人以上，等級之繁，人品之雜，好似進了一個極離奇複雜的社會。電機技工固然都受過大學教育，而許多的雜工却粗獷惡陋，好似絕對未受教育一樣，廠中女工三千人，也是沒有工程的知識，只消照着規矩做，刻板文章便是。男女同工，倒也是件很可注意的事情，因此廠內

頓增許多生香活色。會餐室的樓上，便是跳舞廳，飯後男女工合意，便上樓去跳舞，也足一破這單調生活的飽悶。

我的工作，是極勞苦而油垢的（不過比較的有意味），所以我也算領略了苦工的滋味。我看美國的工人，比較的總算多受些教育，他們回家總有個清潔的家庭來洗濯他們的辛苦，然而聲機軋軋中，冷眼看去，到處都是愁眉苦臉，一種煩悶的空氣籠罩全廠。任是誰都不滿足他的現狀，滿身臭汗，都是煩惱的，血與酸辛的淚所化成的。因此我想起，雇主與雇工的衝突，是永久要與資本制度相終始。無論那資本家如何仁慈，如何明白雇工的苦，他終不能放棄他唯一的目的——賺錢——的一小部分來成全雇工的幸福。即使他是苦工出身，他每升一級，他的心理便要變一級。位置升到資本家，他的心理也完全是「資本家」了。譬如西屋公司設施非不完密，章程非不冠冕，然而空氣的流通，清潔制度的平等，工人休息的場所，教育娛樂的施行，他們決不肯提出賺到錢的一小部分來使這生產的主人翁生活較好。我更想到有許多人得意地說：「外國才有這勞働問題，我們中國物價小，工費賤，工人有了飯吃，還愁什麼，斷沒有問題。我們只消擴大資

本，振興實業，這便是救國的方略。」他們不知道這雇主與雇工的衝突，乃是人類全體的問題，中國豈能獨免。惟獨中國貧民教育更不普遍，他們的生活必更苦惱！更悲慘！將來所引起的问题將愈重大！我願凡以振興中國實業自任者，要在這一點上再三注意。溫情政策固然不澈底，然而在這過渡的資本主義時代下，我們不得不盼望他們用些溫情減少這為時代所支配的弱者之苦痛。

（完）

海之勇者

菊池寬著 田漢譯

人物

老母 阿吉

她的丈夫

他們的兒子 末二郎

隣人

其他

地方 土佐國佐多岬近邊的海岸

景 漁夫之家。又陰暗，又污穢的房子。右邊有窗，左邊

有門口。窗外天色昏暮，尙可窺見波濤洶湧的太平洋。初夏之一日，戶外狂風之聲。

窗邊坐一老人補繕漁具。天色一刻刻地闇了。

老人 (從窗裏望海與天空) 又這樣大的浪。阿吉！阿吉！

在那里囉唆什麼。還不快些點燈。

阿吉 (方由門口入內) 到了晚上光景有更大的浪。龍王老子

還想吃人呢。

老人 叫你快些點燈不聽見嗎。你在囉哩囉唆做什麼。

阿吉 (惡意的口吻) 你過細想一想，像這樣大的風，能夠點燈嗎？

老人 (像被他的妻駁斥慣了似的) 他們的船，光景都回去了罷。

阿吉 既回去了。剛纔救助船最末尾回來了。照今天這樣子，還不

至弄出寡婦來。

老人 末兒還沒有回呀。

阿吉 馬上就回來了。浪太大了，把他的船浪到川上那邊去了。(供飯於佛壇)：勝兒死的那晚，比今天的浪還要大些呀。

老人 那里比得那天。有的船剛要攔岸，被一個大浪便打得粉碎。那怕攪到眼前來了，總攔不得岸呀。

阿吉 那時候的話不說也好，說起來又要想起勝兒的事。

老人 我們是靠海裏吃飯的。再怎麼樣可怕也不能退避他呀。下次到街上去莫忘記買盞茶。

阿吉 勝兒釣鯉魚，一天掙三四兩銀子，全不算什麼事。他從小就喜歡替人家做事。連自己的事都可以不管。咳！卒致替人家把命都丟了。

老人 阿，也好。這個海濱的人是不死在席子上的。勝兒還算救了身子回來了。街上那些人說香西人不進棺材，棺材舖不開在香西呢。

阿吉 (從門口望天空) 還是這樣大的浪。海水墨黑的。

隣人 (從門口悄然入內) 村裏的船都回了嗎？

阿吉 有了前回那樣的事，今天大家看得天色不對都逃回來了。

隣人 呀，也難怪，那回不死了五個有用的青年嗎？你們家裏的勝太郎死了，你們也真苦了啊。(烈風之音) 風越發大了。

老人 剛纔我還在這裡說啊。他又得勳章的錢，力量又好，我們到了這樣年紀失去了他，真是沒有命呀。

隣人 可是這個村裏死的人雖然多，死了得縣太爺派人來作弔，團總親自來送葬的祇有勝太郎一個人。并且城裏的報紙上還大大地稱讚他。不見那塊墓碑嗎？這個近邊像那樣大的碑沒有第二塊。

阿吉 你看死的幾多值得。往生的工錢都發了七塊五角。

隣人 也不能夠是你老人家那樣說啊。上頭賞下來的錢怎麼不貴重呢。你看村裏的達藏投水被人家救起的時候剛賞了一塊五角錢。這樣比起來七塊五角不算一筆大錢嗎？

阿吉 話蠢。七塊五角錢這樣的小錢祇要勝兒釣三兩天鱈魚就賺得了。

隣人 上頭賞下來的錢第一就有名譽啊。

阿吉 勝兒死了之後我家每年要損失三百兩銀子。七個人去救三個翻了船的人，三個人都救了，却死了五個去救他們的。世間有這樣的蠢事嗎？先不去救就從人數上說也上算得多呀。

老人 不要在那裏說蠢話。記念碑的除幕式那天你不是裝着假病始終沒有去嗎？你還在那裏囉囉囃囃說什麼。

阿吉 (激昂) 那不是當然的嗎？你以為都像你那樣這也好那也好的。被團總稱讚幾句就喜歡得流眼淚。你那樣不可惜你的兒子嗎？丟了一個兒子得了七塊五角錢，信了人家的哄，喜歡得了不得，世界上有這樣的寶貝嗎？青年會那種見難船必救的規則真是糟極了。丟了兩個年老的父母去救別人的命，這值得什麼。

老人 這個橫婦再說我就要打你的嘴巴。

阿吉 你打什麼，胡說。你這老傢伙。

隣人 (防止兩人的爭端) 阿，算了罷。過去的事講也沒有用。

(滿室全暗阿吉從小櫃上取下安全燈點火)

阿吉 風太大了點不得燈，就用這個代一下子罷。

(此時門開末次郎與烈風同時入戶十七歲的少年俊雅的面面漆黑的眼睛)

末次郎 (等不到上來，便斜臥在席子上) 阿，餓極了。媽媽快些弄飯給我吃。

隣人 灣上怎麼樣了。

末次郎 我們看見了雲就亂盪了一遭。吃那浪把我的船流到很遠的地方去了。看見呷了。

老人 (傾耳聽門外的烈風)越發越大了。

隣人 二哥,老兄不在了,你一個人很費力呀。

末次郎 既費是費力。哥哥既是那樣死了,我也沒有法子,祇好努力的幹去。無論誰看見了難船,有不想去救的嗎?

隣人 你的勝哥死了之後聽說又要選舉青年會長,可是我看沒有你勝哥那樣的好人了。

阿吉 (一面弄飯一面望窗外)風越發越大了。雨也落起來了。

末兒,菜就是一樣炒鹿尾菜啊。

末次郎 什麼菜都好,你祇快些弄給我喫。

隣人 (欲歸剛出門又進來)不知是誰跑來了。

外面的聲音 (與風相和微微地)船回來了。船回來了。

末次郎, 老人, 隣人 (幾乎同時)船回來了! 誰的船呀?

末次郎 (望門外)喂! 誰的船? 誰的船?

外面的聲音 (稍不明)不知道是誰的船,祇看見燈。

隣人 這是誰的船呀?

末次郎 我以為都回來了,那麼還有一隻落了後。

阿吉 這樣的風恐怕攔不了岸。越發越大了啊。

隣人 很難。我看怎麼樣也攔不了岸。好好去看一看。(急下場)

末次郎 這真奇怪。我以為沒有一隻落後的。我也去看一看。

阿吉 (止住看末次郎)你還沒有吃飯,不去也好。

末次郎 我祇去看一下就回。

阿吉 不去的好。菜也弄好了,你吃飯罷。

漁夫 (一跑進來)我們要在海邊上燒一團火去照他們,借些柴給我。

末次郎 誰的船?

漁夫 不曉得是誰的船,不是那樣地在那里呼救嗎? 剛纔到川上那邊去查了一下。

阿吉 還是放救生船嗎?

漁夫 不能不放。有了前回那樣的事,我們不能夠坐視不理。
(此時纔聽見海上有悲號之聲雜風聲而來)

漁夫 聽了那種聲音要短三年陽壽。聽了那種聲音不好不去

救一救

阿吉 蠢寶。我從小就聽慣了那種聲音什麼也不覺得。我的爺老子死的時候，老兄死的時候，都聽的夠了。（掣一束薪來）

漁夫 不要這樣吝嗇啊。

阿吉 還說我吝嗇嗎，我連好兒子都丟去了一個。

漁夫 勝哥兒若不死，這個時候他一定首先跑出去救人的。他若是替人家出力，連性命都可以不要。

阿吉 他可以替人家出力，却讓他的爺娘在世上受苦。

漁夫 （也不答話，便出去了）……

阿吉 這種不懂事的我連一把柴都不大想給他。

末次郎 媽媽我去看一下就來。

阿吉 叫你不要去，你就不要去。你也想學你勝哥一樣，坐着救生船撞着岩石，替別人去送性命嗎？

末次郎 （苦笑）說那里的話。現在放不放船還沒有定哩。

阿吉 我費了多年的辛苦把你勝哥養大，你勝哥却為那些一點沒有關係的人送了性命。你決不可學他那樣。就立着一塊石碑，那值得什麼。年老的爺娘擎起有什麼用。

末次郎 你老人家這種空話算了罷

阿吉 不能說嗎。我怎麼樣也要說的。丟了生身的爺娘不管的人，人家反倒一起來稱讚他。沒有一個人來對我說一聲可惜。把一個年富力強的兒子奪掉了，還有什麼名譽。

（末次郎不管他的母親，由窗戶望着海上，悲號之聲，時於海風斷續中慘然入耳。由海岸的火光中，看出有許多人在狂風中喧噪。）

隣人 （從門口跑進來）喂，吉大媽！有什麼燒的東西沒有？

阿吉 先不已經給了嗎？

隣人 這樣時候要得多，你還給一些我。將來再由青年會還你。

阿吉 （勉強掣柴給他）到底是誰的船？

隣人 還不曉得。（退場）

（船像漸近了這個屋邊似的，船上人的悲號和岸上人的喧噪之聲，聽得愈逼愈近。風勢一點也沒有減。）

一個男子 （來到門口）有麻繩沒有？借一根我。

阿吉 誰下水去救嗎？

男 因為有前次的事，所以想浮水去把繩子交給他們扯攏來。

阿吉 誰去呢?

男 還不知道，沒有人去的時候，便由青年會抽籤。

阿吉 (不安的神氣) 總不至也要我的末兒抽罷。

男 那不必着急。末哥還是個小孩子。何況他剛死了老兄，誰也不要他去。

阿吉 (安了心) 正是呀。(掣出繩子來)

末次郎 還不曉得是誰的船嗎?

男 還不曉得。

別一男子 (至門口) 我浮水去，有繩子沒有?

男 你肯去嗎?

別一男子 祇要握着繩子，也不要緊，我從來是幹穩當事的。

第三男子 (至門口) 喂，像是別村的船啊。

別一男子 哈哈！別村裏的嗎?

男 可是也不能不去救一下。這也是村團間的交際呀。

別一男子 好，去救一下。(三人退場)

(末次郎從窗戶凝眸望着灣上，母像監視似的站在傍邊)

隣人 (和老人一塊兒回來) 哈哈，我道是那裏的，原來是穢多

的船。

阿吉 什麼！是穢多的船嗎?

隣人 是淺見村裏的穢多的船。權二爺安排下水去也沒有去了。因為替穢多去送掉一條性命要惹人家笑哩。

阿吉 是呀。并且自從穢多下海裏打魚以來，我們這村裏的魚價都跌落了。聽說連我們村裏的魚都被穢多打去了呢。

隣人 要是穢多誰也不去救了。

阿吉 (總安心離開末次郎之傍) 是啊。替穢多送了性命可不值得啊。

村夫 (進門來) 雖然是穢多的船，我們還是替他燒着火罷。

老夫 不到淺見村去告訴一下嗎?

村夫 這樣狂風驟雨的晚上，誰肯跑十二三里路去告訴呢。并且去年淺見村的穢多還和我們有那樣的事，這一次不管也不要緊。

外面的聲音 (已經帶着傍觀的興味與安心) 漸漸流到西

邊去了。若擲着岩石就莫怪天尊了。

末次郎 (凝視之中如有所聞) 船上還坐了小孩啊。

村夫 船上坐了三個大人，一個七八歲的小孩。

末次郎 (稍帶顫聲) 誰也不去救嗎？

村夫 可沒有那樣不要命的人呀。(末次郎忽跳出窗外)

阿吉 (一留神急跑到門口) 末兒，你到那里去呀？不吃飯嗎？末

兒呀，末兒呀，(不答，大家都不安，船愈近，悲號之聲愈急)

外面的聲音 (急) 阿！不曉得是誰，擎着繩子跳到海裏去了。誰

呀，誰呀。

阿吉 (感着絕大的不安，跑到外面去。) 末兒呀，末兒呀。(其

他三人隨後也去了)

(戶外新喧噪與新動搖起於烈風中。諸聲中交着這樣的

喊聲)

各種聲音 不要離了繩子呀！到底是誰呀！會流到岩那方

去！跳下去的到底是誰！阿在那里浮出來了。又沉下去了

啊吉之聲 (聞此喊聲) 末兒呀，末兒呀！

各種聲音 喂，看不見了。——看不見了——不是離了繩子嗎？喂，

扯一下看看，——剛剝了一根繩子。

我的叔父虛勒

阿吉之聲 (殆近狂亂) 末兒呀！末兒呀！

(烈風吹着這一種呼聲也繼續着)

——幕——

我的叔父虛勒

陳生譯

法國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著

一個白鬚子老頭向我們行乞。友人約瑟台佛郎西竟給他一百銅子。我甚為詫異。於是他告訴我說：

由這個可憐的人引動我想起一段故事，這件事常常使我回憶不能忘。且待謾謾和你說罷：

我家原藉哈佛，沒有財產。父親做工，從廠歸甚遲，所獲也不多。我有兩個姊姊。

母親因為生活困難，是憂慮，時常將些酸楚不近情的怨言，向父親絮聒。可憐的父親，那種狀態真使人傷感，一言不發，只是將手撫着額頭，好像拭汗似的，其實並沒有出汗。我知道他心裏十分痛苦。家中事事節儉，從沒有嚐過一次不同樣的晚餐，不過買些低價的食品，和店裏殘餘的東西罷了。姊姊們做衣裳，自

五三

已裁縫。因為花邊值十五個錢一密達，還斟酌盤算了許久。平日的食品總是膏湯，和多量醬油調的牛肉。若說能強身健體，那就要另擇別樣東西了。

· 扭扣不全的衣裳，破裂的褲子，將我裝扮成了一個可嫌可怪的樣子。

但是每逢星期日，我們都大加修飾。父親穿着長外套，戴着大帽子，套上手套，手臂挽着我的母親，裝飾的好像逢着節日懸旗結綵的船一般。姊姊們在前面準備，等着動身。每當正要起行的時候，總在父親的外套上面發見一點班痕，於是又急忙將布片蘸安息油趕快揩擦。

母親急急忙忙修飾他的近視眼鏡，一面將手套褪下，免得污損了，當其時父親在旁等待着，將大帽子戴在頭上，不住的整理襯衣袖子。

在道上規行矩步的。姊姊們攙着手在前行，青春年紀正是結婚時候，到城裏去露一露顏色。母親左手攜着我，右邊挽着父親。我還記得可憐的父母，當日星期日散步的情形。容貌儼然，舉止肅穆，挺着腰，直着腿，很沉重的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好像有緊急

事故一般。

每星期日總望見些大船，遠遠的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父親照例定要說：

咳！如若虛勒在裏面，如何的愉快！

叔父虛勒是父親的兄弟，是我家唯一的希望。時常聽見提起，我從做小孩子的時候已經聽慣了，我想假使初次見面，我一定認識他，他的行為差不多深印家人的心目中。自他未去美洲以前的事，我知道很清楚。但是每一敘及他的平生，都低聲細氣的。

他有一件不好的品行，他曾經浪費了好些錢財，在窮苦人家可以算是一個狠大的罪人。富家子弟恣意揮霍，不過譏笑中呼之為浪子。若貧門寒士蓋枿父兄積蓄，那就得着一個不好的頭銜，光棍，流氓！

這個區別狠不錯，事情雖然一樣，其關係於一生卻有輕重之別。

叔父虛勒既將他所得的遺產，連最後的一個錢都弄完了，又將我父親的也挪扯用了些。

他赴美洲去了，乘的是艘商船，由哈佛開往紐約。

叔父盧勒在那裏經商，我也不知道是作什麼商業，他去後不久曾來過一次信，說賺着少許錢，並且希望能設法將從前扯的虧空償還我父親。家中談論這封信，都深為感動。盧勒為人並不如外面傳言之甚，從前須四條鐵鍊纔鎖得住的惡狗，如今成了正經人，有良心的孩子，不愧台弗郎西家的人，其純潔同所有姓台弗郎西的一樣。

有一位船長告訴我們，盧勒租下一所大店房，經營一件極大的商業。

過了兩年接着第二次信，信上說：（親愛之斐利伯，我寫這封信給你，望勿以我起居為念，我強健，生意依然興旺。我明天動身去南美洲為長期旅行。這幾年裏恐怕不能與你通消息，如你沒接着我的信，千萬莫憂慮。且待運氣到時，我將回至哈佛。甚希望此事不久實現；我們安樂樂同着過一生……）

這封信竟成了家庭中的福音，逐句細讀，又拿出與眾人傳觀。過了十年，叔父盧勒仍是渺無消息，但是父親希望的心和過去的光陰一般的增加。母親也是時常說：

我的叔父盧勒

假使盧勒回來，我們的境遇就要隨之變更了。看哪，竟自有這樣解事的人！

每星期日望見天邊船舶遠遠而來，噴着長蛇一般的黑煙在天上天矯。父親念着他那永不更改的陳句：

——嚶！——如若盧勒在裏面，如何的愉快！

專在靜候有人搖着手巾喊：

——嚇！——斐利伯。

安排下成年的計畫只專待叔父有一日端的歸來；將叔父的錢在鄉間買一所小屋，靠近安吉尾爾 Ingoville 我不敢斷言父親完全沒有和賣主接洽過。

大姊將二十八歲；二姊二十六歲。都還未嫁人，為着此事大家皆為焦慮。

介紹了一個想娶妻的人與二姊，是一位辦事員，雖不富，然人尚誠實。我是時常迷信叔父盧勒的信，有一夜取出與他看，於是這位青年的遲疑盡去，拿定了主意。

狠懇摯的承允了，並且決定結婚後全家一陣赴血兒塞去旅行。

去血兒塞旅行在寒士自然是狠奢侈的舉動。其地相距不遠，乘小艇渡海便可直達外國的地域了，血兒塞乃屬英吉利之小島，法國人只要航兩點鐘的海，便能瞻望鄰國的人民，參觀他們的風俗。

血兒塞旅行成了我們最注意的事。我們唯一的希望，我們時刻夢想。

動身了。我覺得當日起程時情狀宛如昨日的事：汽船靠着克蘭魏爾碼頭，父親監視着帶上船的三件小行李包，母親攙着未出嫁的姊姊，這位姊姊自起程時即好似失落了伴侶一般，如同一隻鷄孤棲在窠裏；那一對新婚夫婦常在後面，令我不時的向他們回顧。

船上汽笛叫。我們都在船上，下了錨，直向平靜的海衝去，好似在碧綠的石頭棹上，望見兩旁陸地皆向着我們飛奔而來。幸福得意，須知我們都是不常旅行的。

父親挺着肚子，週身皆有一陣安息油的臭味，是日早晨還曾經細細抹擦他外套上的斑痕，每值出門時照例如此，我常因此知道星期日到了。

忽然間父親看見兩位先生送些牡蠣給兩位極漂亮的太太。一個襪襪水手用刀剖開，遞給那兩位先生，然後先生們送與太太們，吃時的態度甚為秀氣，攔在一方細絲帕上，伸着嘴向着帕子，使衣服絲毫不受污損。立刻將汗水喝完，便連忙將壳子拋下海去。

父親毫不遲疑，為這種特別現象所引誘，於正在行駛的船上喫牡蠣，他覺得這是狠有趣的舉動，高尚精妙的事，向母親和姊姊們問道：

——你們願意我送些牡蠣給你們麼？

母親猶豫不決，因為恐怕消費了金錢；但是姊姊們早已立刻應允了。母親帶着不平的聲音說：

我怕弄壞了胃。單給些與孩子們罷，但也不可過多，不要使他們弄出病來。

說完轉過頭來望着我道：

——至於約瑟，他倒並不定要，不要將小孩子學壞了。

我在母親身畔，心裏以為這是不公平的分別，眼睛卻注視着父親，他正領着女兒女婿得意洋洋走近那個襪襪年老的水手

面前。

那兩位太太已經去了，父親指教姊姊們如何食法，如何不使點滴汁水流出來，拿着一個牡蠣預備做一個榜樣給他們看，試摩仿那兩位太太。不意將所有的汁水都傾覆在外套上面。只聽母親絮絮的道：

——好好的拿着。

父親忽然面有憂色，向前走了幾步，目不轉睛的看着家裏人圍繞着那個剝牡蠣的人，一會兒又倉皇走向我們面前，面色青白，眼露驚詫之狀，低聲向母親道：

——非常奇怪，怎麼那個剝牡蠣的人很像虛勒。

母親接着問道：

——那個虛勒？

父親道：

——就是……我的兄弟……假使我不知道他在美洲的好消息，將以為這個人就是他。

母親露出狠詫異的樣子，顫聲道：

——你瘋了！既然知道不是他，為什麼說出這些話？

我的叔父虛勒

父親堅決的道：

——去看看罷，克拿利司 C. Cochrane 我狠願將你敏銳的眼光去仔細看一看。

母親帶領女兒們起去，我也跟隨着，我看那個人已老了，皺皺滿臉皺紋，目不旁視的在那裏做他的事。

母親走回來，我看見他過身抖顫，狠急促的道：

——我想是他。快去問明船長。這是狠要緊的事，不要將這個東西失之交臂，快些！

父親連忙去了，我隨在後面，覺得非常感動。

船長高而瘦，長鬍子，正在甲板上散步，一副嚴毅的面孔，好似從前人在印度發號令時一般。

父親恭恭敬敬向前，就他職業方面（指船長）和顏悅色的問詢：

——什麼是血兒寒的特色？土產戶口人情風俗土地之性質等等。

聽的人將以為父親至少也在美洲的美國有些經營，不然何以這樣關切呢。

五七

一會兒譚到我們乘的船，一會兒又有意的說到船上的船員，父親顫聲道：

——那個賣牡蠣的人很有趣味，你知道他的底蘊麼？

這段譚話終了，頗使人不快。船長冷冷的道：

——這是一個年老的法國浪子，我去年在美洲遇見的，預備送回國去，他有親屬在哈佛，但是不願意回去見他們，因為非有錢不能與他們相見。他名叫虛勒……虛勒台爾漫西或台爾萬西。他的故事不過如此，他還說曾經發過一時的財，但是現在在此地委屈了他啊。

父親顏色頓成蒼白，眼睛也呆了，喉嚨哽咽不成聲的道：

——哦！哦！狠好……非常之好……我纔不怕呢……
……船長多謝了。

說完即走，當其時海裏的波濤看見他跣跣踉踉的走過去。

走近母親面前，母親道：

坐下罷，倒要知道是怎樣一回事。

父親倒在一張板凳上，期期的道：

——是他，確是他……

停了一會兒問道：

——我們怎樣辦呢？……

母親忙道：

——快將孩子們帶開。約瑟既然已全知道，就去找着他們，並且將女婿守住，切不可遲疑。

父親滿腔悲憤，嘮嘮叨叨的道：

——真是倒運！

母親忽然怒氣直冲的道：

——我一向疑惑這個賊兒沒有出息，那能會還我們的債！
台弗郎西的事，那裏能設當真的去等待呢！

父親手撫着額頭，如平日被埋怨責備時一般。

母親道：

——拿些錢給約瑟去算還牡蠣錢罷，不要忘了今天費卻如許金錢，只算是認識了一個叫化子，在船上幹了這麼一件好體面的事啊。都到那一邊去罷，莫使這個人接近着我們！

母親站起來，給我一張一百銅子的票子，然後攜領他們起身去了。

姊姊們狠詫訝的，立在那裏等候父親。我相信母親已經有一點兒被海船顛播昏眩了。我聞剝牡蠣的人道：

——先生，我們該當給你多少錢。

我心裏卻想叫他一聲叔父。

他答道：

——兩個佛郎五十。

我給一百銅子與他，他找還了我的錢。

我見他那隻可憐的手，盡是皺裂，一望而知是個水手的手。看

一看他的臉，一付蒼老憂鬱的面孔。心中暗道：

——這是我的叔父，父親的兄弟，我的叔父！

給他十個銅子酒錢。他道謝說：

——年青的先生，上帝賜福給你！

一付寒視的樣子將錢收起了。我心想他將永久在這裏做乞

三生涯了！

我之慷慨施舍出姊姊們意料之外，頗以爲異。

將所餘的兩個佛郎交還給父親。母親大詫道：

——這點東西值三個佛郎麼？……無論如何要不了。

我的叔父虛勒

我低聲回說：

——給了十個銅子的酒錢。母親吃一驚，睜着眼望着我好像說：

——你瘋了！竟給十個銅子與這個人，與這個流氓！……

眼光移注到父親，父親暗地指着他女婿以示意。

於是默然不作一聲。

望見前面遠遠有一塊紫色影子，好似從海中走出來的一般。

這就是血兒塞。

將要靠岸時，我心中有無限感想，願意再見我的叔父虛勒一次，接近他，說幾句溫和話安慰他。

但是此時沒人食牡蠣，他早已不知去向。這個可憐人一定在那污穢的船艙下面蹲着。

我們回來時改乘聖馬羅船，因爲恐怕又遇見他。母親終日只是愁眉不展。

從此我永遠沒有看見我父親的兄弟了！

就是這個原故，所以你常常看見我給一百個銅子與那些浪人。

(完)

學會消息

一九二二年杭州大會紀略

今年年會在杭州西湖舉行，會期是七月二日三日兩天。到會的有陳愚生，陳啓天，楊賢江，曹芻，左舜生，朱自清，高尙德，沈昌，金海觀，李儒勉十人。頭天主席左舜生，第二天主席陳啓天，書記朱自清，李儒勉。

(1) 七月二日西湖舟中的會議

(甲) 主席的報告——首由主席左舜生報告一年來的情形，茲擇要撮記如下：

(一) 一般趨勢——據年來一般趨勢，學會已感覺有同他方面發生關係的必要，例如此次反基督教同盟大會，學會加入為非宗教同盟之一員，又如去年在俄羅斯的莫斯科京城所開的民族自決大會以對抗同時在華盛頓召集的太平洋會議的遠東各民族參與的會議，本學會亦由評議部議決派人出席大會。

(二) 會員變遷——去年原有會員八十一人，最近又加入三人。康紀鴻，童啓泰，郝坤巽。會員散住情形：法國十二人，德國七人，美國十人，英國三人，日本五人，南洋一人，其餘統在國內。

退會的有三人：張申府，張迪非，陳平甫。

(三) 去年議決事件之進行狀況及月刊。

(a) 科會——各科研究會雖成立，進行很不順利，成績亦無可稱述。

(b) 叢書——叢書合同已訂好，由中華書局印行，已出書二種(1)人心(2)古動物學——準備付印者有數種，年內至少可出書八種。

(c) 月刊——德國會員曾提議將月刊由德、法、美國內及日本四組分期擔任編輯，每組三期，德法二處會員已履行，美國會員願擔任文稿，不願獨自編輯任何一期，最不振作而態度不明瞭的只有國內會員惟望他們努力呀！

(乙) 主席報告過後接着討論此次杭州大會的地位及態

度。討論結果，議決此次會議議決案用年會名義并簽到會人名發表。各項議決，只能表示少數人的意見，並不求多數底服從。惟精神上此次會議有大多數意見作根據，（指兩期學會問題及其他）討論範圍不妨放大。

（丙）政治活動問題：關於此問題的討論分作兩層（1）學會對政治的永久態度（2）學會對目前時局所採的態度。討論終局，只規定第（2）層而不及第（1）層。政治活動問題為年來會員爭論之焦點，關係極重要，現在把當日會場的意見見擇要撮記以供參考：

（一）舜生：

（a）永遠的對政治態度一時不能決，然不妨規定一般趨勢，——同意於伯奇壽昌等的提議。

（b）對目前的時局不應該不表示明白的態度，此層可分兩方面進行（1）藉力輿論，推倒軍閥。（2）對於倒軍閥的團體，在精神上與以積極的援助。

（二）啓天——用言論與羣衆的力反對軍閥，表同情於反軍閥者而不拘於任何團體及黨派。

（三）自清——超然的指導及監督的表同情於倒軍閥者。

（四）尙德——我們的團體非有明白的主張不可，這種主張就是主義。我自身是信馬克斯主義的，去年便已如此想，並希望學會採取馬克斯主義。我相信無明顯的主義便不能做出什麼事業。就目前而論，探明顯的主義雖是不可能，而採取共同的趨勢却是必要，並且可能。

我們對時局的態度，當腳踏實地，根據於目前的政治及經濟的實況。就現狀言之，中國所有者外國的帝國主義及國內軍閥。外國資本家除經濟的侵略並利用政治以達他們的目的。結果中國的政治陷於半獨立狀態中。因此除反對軍閥以外，我們應於任何可能範圍內揭示帝國主義的惡魔，美國亦在反對之列。

至於倒軍閥的方法第一步就是用輿論喚醒國人對軍閥的意識的反抗，凡是贊成民治主義者我們都當表同情並監督他們不許與軍閥聯合。我們更不能贊成小資本主義的妥協主義，所謂妥協，即是投降。

高尚德發表了他的意見以後經過一番很激烈的討論結

果通過以下的決議：

本會對時局的主張：對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對內謀軍閥勢力的推翻。為實現此種目的，本會用輿論及其他方法，為獨立的活動。同時國內外任何團體，凡實際上能作此種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者，本會於必要時得與以相當的協力。

(丁)主義問題(即對政治的永久態度)——此問題甚重要，故不避煩瑣，把當日會議時的意見撮錄如下：

(一)舜生——我們僅能揭明希望的趨勢，而不能確定什麼主義。

(二)啓天——討論這個問題應顧及現有各會員的趨嚮，目前強定一種任何主義大可不必，且不可能。

(三)曹芻——我們要定主義必得先從事調查各會員的主義，及他對目前社會組織的態度及批評，經過這一番手續以後，規定主義或許較有把握。

(四)舜生——富有彈性的列舉，把各會員心目中理想的少年中國所當具的特色臚列出來，然後抽出共同點作為全體活動底共同目標。

(五)高尙德——贊成舜生的提議並列舉他的意見：

(a)反對資本主義。

(b)反對個人主義的運動。

(c)表同情於第四階級。

討論多時大衆統贊成舜生的提議，隨即公推左舜生陳啓天擬定表，三號午後開會時共同審查二君所擬表格，復加以討論結果表格樣式如下：

I. 理想的少年中國的特色

1. 國際友誼的
2. 關於經濟的
3. 關於教育的
4. 其他

II. 達到目的的方法與步驟

(戊)例外的政治活動問題——

(一)作官問題——討論此問題時，到會人的意見很一

致，結果通過議案如下：

本會會員不得作一切官吏。但如遇與官吏類似之職務至發生疑義時，由本會評議機關臨時解決之。

(二) 議員問題——高尙德提議不妨許會員作議員，因為可以替第四階級謀幸福。陳愚生說我們須對目前立論，照現在的情形看來，非靠運動決不在當選。作議員的決不會純潔，本會最好是不許會員作議員。後以次項問題牽涉甚廣，公決暫行擱置，日後再討論。(這一條是三號午後的議案，為記載便利起見，特附於此。)

(2) 三號午後會議紀略——午後開會只一小時有餘，除一審查前言表格並討論作議員問題外，所討論的是規約問題及各種雜問題茲分述如左：

(甲) 規約問題。

(一) 評議部存廢問題——評議部之存廢全係事實問題，如評議員辦事不生困難，當不成問題。幹事部亦同樣的有困難。然評議員之散處四方亦有他的好處，耳

一九二二年杭州大會紀略

目靈敏而不至宥於一隅。如能設法去散處的不便而又能受其利，評議部即不妨維持。結果議決如左：維持原有評議部，惟評議員所在地點限於交通便利十日內郵件可以往還者。

(二) 介紹會員問題——討論結果維持修正案——即經會員三人介紹及評議部之承認者得為會員。

(三) 總會地點問題——由左舜生提議改總會地點固定的為流動的，即凡有會員若干人以上，即得將總會地點移往該處，一而易喚起會員在本會的注意與責任心，一面因各地會員辦事成績有比較而易策進步。結果議決凡有會員七人以上的地點，統有設總會的資格，並決定民國十一年至十二年一年內總會地點移在南京，以後總會地點於每年大會時決定之。

(乙) 各項雜問題——

(一) 月刊問題——照歐洲同人提議的辦法努力進行。
(二) 對於久不通消息的會員的辦法——凡二年不繳會費，並與執行部或評議部不通問者，由大會公決

取消會員資格。

(三)明年大會地點——山東泰山。

鄭伯奇等的提案

會員諸兄：

七月杭州大會，我怕不及出席，茲將我的意見條列于左：

(一)我絕對反對本會會員在現在軍國主義乃至資本主義舊政治組織之下為政治活動。

(說明)

我們大家不要忘了我們的最後目標在「創造少年中國」。現在中國那種莫名其妙的政治，固不待言，就是不久代軍閥而興的資本主義政治，也萬萬不與我們理想的「少年中國」一致。所以現在的政治運動，乃至新興的資本主義的政治運動，我們都不應該參與。

也許有人說：「只要是打破現狀的政治運動，管他軍閥的色彩也罷，資本家的臭味也罷，總算是對創造我們理想的「少年中國」方面走進一步的辦法，我們何必特唱

高調，不與之接近呢？須知理想與現實決難一致，要達高遠的理想，須從不忘卑近的現實起。我們畢竟是忘却了這一點，祇唱那種高調，所以本會成立許久，除了會員中有些空想主義的言論行動以外，一點成績也沒有，其實不止少年中國學會有此缺點，中國文化運動全體上都嫌缺少了這點現實性。」

這話不盡然。自然要達高遠的理想須從卑近的現實着手，這是千真萬真的。但是這現實須與理想實現有關聯才可以。試問中國式的舊政治組織——官僚政治，賢人政治，和變態的政黨政治——乃至西洋式的舊政治組織——軍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政治——可以為實現我們理想的「少年中國」之一助麼？這裏，先決問題便是：什麼是少年中國學會所理想的「少年中國」？這理想的「少年中國」也許由各會員多少有點變形，但是至少總應有個共通的Contour。本會同人所懷抱的理想，有社會主義的，有安那其主義的，對於中國式的舊組織乃至西洋式的舊組織贊成的，恐怕一個人也沒有。就是主張與舊政治舊組織妥協

的，我也相信他不過一時的方便。但是他忘記舊政治舊組織在我們眼前橫陳之醜態的現狀；他沒有想到醜態畢呈的舊組織與我們理想的「少年中國」絕不相容，猶之舊勢力之不容新勢力一樣。就退一步，從進化論上立論，那麼，其作用只是反應，不是順應。固然 Kaiser 教育的人物倒翻了德意志帝國，元老軍閥所造就的青年，攻擊日本現政治，但這是皮相的觀察。推翻德意志帝國的實是俾斯麥以來備加壓迫的社會主義者，攻擊日本現政治的，其中心乃是明治立憲以來屈伏于專制之下的立憲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這足以證明代舊勢力而興的新勢力必是舊勢力視為不相容而加以壓迫的，決不是舊勢力所容認或受其接助的。我們理想的「少年中國」既是反對舊組織的，那麼舊勢力——就是代現在的舊勢力而興的勢力（我意謂資本階級）——斷斷不能與我們相容的。其所以對於我們不力加壓迫，非尙未見到，即力所不及，然而早晚必要對我們翻面孔的。我們還妄想與他們提攜豈不是笑話。

鄭伯奇等的提案

現在有一班人鼓吹其所謂「好政府主義」，他們說：「現在中國無論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乃至無政府主義，起碼都要求一個好政府。」這實是似是而非大非而特非的話。無政府主義有絕對反對組織的，姑且不去論，試問 Bourgeoisie 所要求的好政府，與 Proletariat 所要求的好政府是不是一樣的東西？以我看來，這兩者所要求的好政府，正是相反的。代表 Bourgeoisie 的好政府定是 Proletariat 所視為罪大惡極的壞政府，et vice-versa。不僅如此，就是如同 Bourgeoisie Militarism 的好政府正是 Democracy 的大敵。只這好政府三字，怕會成爲一切爭論的根源。最好，這幾位好政府主義者標明：現在中國無論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乃至無政府主義，起碼都應該要求我們所認為好政府的政府，「這樣，才算直截痛快，旂幟鮮明點。但是那些主義者承認與否，還要算一個大問題呢！」少年中國學會」中，至少沒有這樣含混模稜的好政府主義者，本可不多言，因爲這種含混的議論，最易騙人，所以順便講幾句。

六五

講了一大篇題外的話，總之我們果真都懷抱一個很明確的理想的「少年中國」，我們果真都忠實于我們的理想，那麼參加我們理想太相懸殊的舊組織的政治運動，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但書一)

但是對於舊組織為破壞的革命的政運動者，我不反對，不過這只是認定會員的自由行動，不須規定于本會規約。

(但書二)

但是有關於國家存亡，民族榮辱，社會休戚的問題而發生政治運動（這大多數是羣衆運動）本會或會員個人限于該事該時期內可以參加。

(說明)

右但書二條，理由自明。許多朋友承認右二種運動為社會活動，但就廣義解釋，亦可列入政治活動。為避含混，特別標出，又為怕惹起議論，特別加以制限。右二種以外，還有類似的活動，也可以逐條列舉。

(二)我雖不驟然主張本會規定一種主義，但我要求會員須有一共同趨向而這種共同趨向經大會通過後即規定于會章。

六六

(但書)

但是將來主義確定時，此共同趨向自當用更明確之主義代之。

(說明)

會外的朋友們說：「少年中國學會，畢竟是個什麼團體？若是不帶一般研究學問的學會，也罷了，他却目的在建設「少年中國」。若是建設少年中國，却未見他具體的計劃。不曉得他們少年中國到底是怎樣一個東西？」

會內的同志們也說：「到底我們的少年中國學會是一個什麼團體？會章上規定的社會活動是怎樣一種活動？她所目的的「少年中國」是怎樣一個國家埋頭于研究室可以給「少年中國」多大的光明？奔走於社會，又如何可以不浪費勞力而達到創造少年中國的希望？有的從事實際活動，但是如何的實際活動才可以有的從事豫備工夫？又是為

什麼的豫備……」

這種種疑問，都有很正當的理由；這理由便在少年中國學會自身，便是她自身太不明白了。

當學會成立之初，雖然也有一個共同的趨向——我們斷然非因為感情投合意氣融洽，便冒然集攏來的——但是那趨向到現在不能滿足我們了。在那時候，全國的青年還都只熱中於政治，忘却社會事業，所以我們便標榜社會活動；那時全國的青年還都仰望先進人物，依賴已成勢力，所以我們便聲明與任何黨派絕緣。這確是我們的特色，也許在那時候給了一般社會一個大刺戟。現在，時代却大不同了。我們那時候所自然許的特色，漸漸將成了一般青年的共同趨向。還有許多團體和個人們，他們的社會活動更能有一種具體的計畫。當這時候——我們的特色既然普遍化了的時候——我們當然更得進一步要求一種更可以與衆分別的 something。這種要求的具體表現，便是去年南京大會的主義問題。

反對規定主義的有兩說。

鄭伯奇等的提案

第一說以為本會立脚於科學，只當對於事實研究描寫，無規定主義以自行拘束的必要。

第二說則為尙早論，以為主義關係太大，不宜倉卒規定。宜待會員大衆全體為詳確的研究以後再規定。於是折中的辦法，便是規定一種共同趨向。

固然研究學問的似乎，無主義的必要，但是當舊社會崩壞，新社會未興（這不僅指中國之情事，乃就世界之大勢言之）的這時代，我們對於現實生活，確有決定一種態度的必要。研究社會科學的，對於未來社會，新興階級，固然可以為左右袒，就是研究自然科學的，研究室外的行動，研究室內的結論，莫有不受社會思潮影響的，而現在社會思潮，却正是新舊平分。所以以為研究學問的人，雖不必確奉一主義，然而對於現在黑白兩不相容，是非正相反對的社會思潮，應該明確地表示他趨向何方（至少這趨向早無意識存在個人心裏。）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規定主義，本不容草率。是的，同一社會主義有那樣多的黨派，我們籠統規定一種廣泛的主義，反足使內容分歧。

但是若是政黨的黨綱，固然須明確規定，我們絕對不從事政治活動的人，主義就是廣汎點，未必就有什麼害。俄國之有廣義派，英國之有行會主義，法國之有公團主義，其主張雖不同，而起源則一。并則就我個人看，現在社會主義之分派雖多，其實不外兩大支流，就是贊成革命一派，與主張妥協一派而已。而妥協派所主張，乃是經了挫折之後，對資本家讓步的辦法。我們中國的資本階級還未成立，就來決定妥協固是可笑。以言革命，也是沒有敵手。應現在的時勢，規定廣汎的，一個共同趨向實是無害而且很必要的。

現在讓我說幾句題外的話罷。我個人常常想，中國將來的社會主義至少有三個特色。第一，中國的資本主義由於外國勢力之脅迫而發動，由於外國勢力和財力、技術的保育而成長。將來中國社會主義的特色第一便是國際的這一點。固然社會主義本來都應該主張國際主義乃至世界主義；但是中國的國際色彩之與他國不同，是最明確的事實。第二，中國本來是農業國，而農業發達之歷史又久，所以將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對於農業之能否征伏（我意思

是說農業之機械化）實是決定中國社會主義性質的分歧點。第三，自革命以來，中國人努力於脫歷史的羈絆，所以一切行動多是反歷史的。那麼將來中國的社會主義承這個思潮，一定對於集權制、頭目制、獨裁制是反對的。至於將來取不取舊式的革命——就是說武力的革命——我尚不敢斷言。這我個人的臆測，得當與否我不敢講。

我未說及無政府主義，因為我以為無政府主義，是比社會主義更進一級的。非經過社會主義不能到無政府主義，猶之不經過資本主義，不能到社會主義一樣。

如今言歸正傳，如我們有了共同的趨向，我們的社會活動才有意義。我們的豫備工夫，也才不是盲目的工作，而研究學問的，與實際活動的，也才有一個連絡。法德同人頗引一張謬，黃炎培，以為社會活動的標準人物，不知他們的社會活動，都有正確的目的，換言之，都是有主義的。他們的教育和實業都是為達他們資本主義的。我們會員中，也有許多人志望實業和教育，若預先沒有一種確定傾向，恐怕早晚被他們造成的新興的資本主義潮流吸收了去。

這是我主張在會章規定一種共同趨向的理由。
但書理由自明，說明從略。

(三)我反對學會干涉會員個人的自由如戀愛信仰等：
……

(說明)

本會含有道德性，這確是本會的一個特色。但這不過表示本會對於會員要求「全的發展」「全的活動」；再不^然，放實在些說，爲保存本會使不混入於現在墮落的流波裏面而已。這並不是說學會是會員人格的保險團體。

就實際而言，現社會所懸爲道德的標準，我們可以依從麼？若不能依從，我們行動便可以不必顧忌現社會的批評。朋友們有些把現社會的毀譽太重視了，常有以社會的批評來範圍會員個人行動的傾向；這個我大大不贊成。我以為現在很需一些所謂 Immoralists 的人們，來破壞這化石般的舊道德。我常常想十九世紀初年，歐洲舊社會動搖的時候，英國生出生出 Byron, Shelley 這些人，專打破舊道德，當時人稱之爲 Satanist 而二十世紀的中國要打破

鄭伯奇周佛海田漢的提案

四。千。多。年。——至少由宋以來將近千年——積傳下來的舊道德，沒有個敢負惡名的叛逆者，足以見中國人氣弱極了。而以創造少年中國自命的人反拘拘以社會是非爲繩墨，這還望其他的團體有什麼反抗精神麼？

況且本會歷來對於信仰戀愛的干涉就是服從舊道德，也不見其必要。固然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有些流派主張無宗教，但是，他們有代替信仰的一種信念，他們把基督教所稱與現世界并行的天國，放在與現世界連續的未來上去了。頗有些人說社會主義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代宗教，因而稱馬克思爲宗教的。這是非常否且不論，總之社會主義的某流派有代替宗教的東西，所以排斥宗教。少年中國既然不是社會主義的支店，這效顰的辦法，實在不見其有必要。

會員雖信教，只要他不想把學會教會化——不在學會中傳教——學會便不須干涉他。

至於戀愛，學會之干涉，尤爲無理。固然戀愛關係一人的一生甚大，墮落，向上都由戀愛這一點分歧，但是誰能爲

豫防未來，把這些事都拘束起來。我想無論什麼團體怕都不能干涉這個，有之，怕只有秘密結社罷。少年中國學會干涉會員的程度，乃在秘密結社之上，我不見有什麼好處。況且起初發起干涉還是顧忌輿論而起，尤難令人贊成。

我主張會員個人的自由應該解放到 Maximum，會員公人的活動須限制到 Maximum。這樣會員才能生氣潑潑一致前進！現在會員中有人任意為政治活動乃至為獵官運動，而學會置之不問，對於信仰戀愛乃任意干涉制限，我真不解。

學會雖不是修養團體，雖不必保險會員人格，但是會員果真入於迷途或難境的時候，個人友情或學會公道可以加以忠告。

以上我個人的意見，尚多不周的地方，現在也不及再詳檢點了。我希望本大會，到會的會員諸兄，對於各問題詳細討論。

并關於難問題取一般投票來解決。現在就此作結，以後再有發現，再講。

視大家都好！

七〇

提議者 鄭伯奇 六月十日

附議者 周佛海 田漢

康白情孟壽椿等的提案

●學會宗旨解釋案

(一)弁言

少年中國學會宗旨，言簡意賅，其為義本至明白。惟以年來中國政象紛亂，人心無主明，哲之士，輒欲置身政治之外，以保持純潔之清譽。故去年南京大會時，少數會友有反對政治活動之主張。卒以大多數之抗議，致無結果而罷。今讀學會月刊第三卷第八期少年中國學會問題第二，則見會友王光祈曾琦周太玄李璜張夢九諸君所為文九篇，又皆為反對政治活動而發，並牽及於學會宗旨解釋問題。王君且提出總提案解決之意見。同人等認為茲事體大，關係學會存亡，雖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未免略涉偏激，有違吾學會訂立宗旨之初意。茲將王會諸君立論發點，一一加以簡明之批判，庶幾真理昌明，各人均不為感情

所蔽，期爲公道之解決，抑有不能不鄭重聲明者：同人等如此主張，絕非自己欲作政治活動，特自爲辯護也。且閱本會會員終身志業表所記載，什八九皆以教育爲職志，原無作政治活動之傾向，是又非故爲獎誘也。所爲不得已於言者，基本觀念有三：一曰擁護真理；二曰闡明學會之本來面目，確定學會宗旨之原義，以免無謂之紛糾；三曰維持學會繼續之生命。耿耿此心，尙蒙垂鑒焉。

(二) 原文之解釋

學會宗旨之原文爲「本學會宗旨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其解釋爲「本學會爲一根據正確知識以作行爲標準之團體。而正確知識不外乎科學。故其行爲本乎科學的精神。其行爲之目的爲欲創造少年中國。」而此「少年中國」者其中有種種社會的組織如教育如實業如政治如公共衛生等等，實一健全之理想社會也。故學會集合各種專門人才，各方並進，爲種種社會的活動，以趣此共同之目的。即教育家本教育學而爲教育的活動；實業家或經濟家本各種工程學或經濟學而爲經濟的活動；政治家本政治學而爲政治的活動；市

康白情孟壽椿等的提案

政家本公共衛生都市建築等學而爲市政的活動等等是也。依此解釋則所謂社會活動者，當然包含「政治活動」在內，不成問題。其證明如次：

(1) 學理的證明 政治學爲社會的科學之一部，向爲學者所共認。而政治活動爲社會活動之一種，尤社會學者所共認也。尋常言社會活動，即包括政治活動。第言政治活動，則不必即爲社會活動，因學會明知由上而下之政治活動，難於濟事，故從社會上各方面立活動之目標也。

(2) 事實的證明 學會會員中習政治學者，頗不乏人。雖不必即爲政治活動，而既求得爲政治活動之工具，即有爲政治活動之可能，學會固對之一視同仁也。

(3) 英文直譯之證明 上之證明，恐猶未免曲爲遷就之弊，特直譯其原文之英譯爲漢文曰：「吾學會在科學的精神指導之下，供獻其自身於種種社會服務，以實現吾等創造「少年中國」之理想。」云云。夫英文之所謂社會服務者，果何嘗有排斥政治活動之意哉？

(三) 反對政治活動諸說之評判

王會諸君之說大體相同，謹摘要評判之。

(1) 社會的社會改革說 此說以爲無社會改革，則政治改革無望，誠然是矣。然僅見到一面。夫社會者，至複雜之物也。僅能以一面牽動全面，不能以一面根本變更其全面者也。政治的改革固絕無成功之理。社會的社會改革亦絕無成功之道也。有成功之可能者，惟社會的改革與政治的改革，交相爲用，同軌道耳。然若遇兩黨競爭，同探此道，宗旨同其正大，政策同其可行，則結果猶一成一敗，世有仁人安忍以成敗論人物哉？王君舉福澤諭吉嘉納治五郎爲例。不知無大隈重信伊藤博文之流，同時爲政治改革運動，則福澤所造之經濟人才，亦且爲洋買辦，嘉納所造之師範人才，亦且爲罷工鬧薪之窮教師矣。又舉脫爾斯泰俄國大學生爲例，使無列甫杜洛茨基之流隨其後爲革命運動，而以政治力爲經濟的改革，則其無量數之小說傳單，仍歸泡影矣。王君又舉李石曾吳稚暉蔡子民爲社會的社會活動成功之代表，以爲今日猶未能預計其失敗。夫李吳蔡固負今日海內之重望，而亦同人等素所欽佩者。然其今日在社會上之地位，除由其個人努力以外，尙有其他重大之代價，王會諸君何不一

計及之也？代價維何？工讀學生除最少數，「還在埋頭作工」外，其餘大都既不能工，又不能讀，或迫而歸國，或挺而走險。此工讀領袖之代價也。全國學生數十百萬，曠學罷課，從政治活動上保持教育事業之莊嚴，或則繫獄，或則亡命，絕頸斷臂，不一而足。六三罷市，實業上損失二千萬元，此全國智識階級領袖之代價也。王會諸君均只見三數領袖，可謂蔑視羣衆矣。恐李吳蔡亦不肯受此過情之譽也。王君更只見洋領袖，大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感，可謂蔑視吾民族，而亦太自菲薄矣。若會諸君尤極口讚頌嚴範孫張季直蔡子民李石曾第社會活動之成功，殊不知彼等之所以有今日之成績，正以其前此曾或爲達官或爲翰林院，或乘辛亥革命成功之勢，或乘先人之餘蔭，其機會最不易得。而其成功又適與政治活動相因緣。孰有能照鈔其行動，而爲張季直第二蔡子民第二者乎？有之，恐翰林院農商總長與教育總長嵩山四友等炫耀俗目之種種官吏資格，亦不可得而復尋也。又况王會諸君所放論，以爲康長素梁任公章行嚴汪精衛等政治活動之失敗者，自個人毀譽上言之，或可以爲失敗，而自社會進化上觀之，則近年國中實業上思想上輿論上所有之進步，皆

嘗多少受彼輩之賜，實一方面之成功也。吾人持學者態度，當就事論事，窮其前因後果，以爲後來者之借鑑，似不宜以人爲本位，而又從世俗之浮見，必以位極人臣，譽滿天下，壽終正寢，名垂萬世，然後謂之成功也！

(2) 捨難就易說 曾君引種種例證，以爲社會活動較易於政治活動，故當取彼而遺此。似此，則不爲政治活動者，乃畏難也。夫論事當以事之緩急輕重爲衡，以定其先後之序，不必先易而後難，且仁人之任事也，常先取其難者而遺人以其易者，其要舉也，則務厚責己而薄責人，倘吾人明知政治活動較社會活動爲難，而自取其易者，已恐內疚神明矣。若復毀謗他人之爲其難者，是豈君子忠恕之行乎？

(3) 機會與方法不可能說 曾君以爲今日政治活動之機會與方法，均已絕望。不知機會無時無之，即時勢之造成，亦非不可能者。若方法一層，曾君則舉其不可能之三，而略其可能之一。蓋忽略近代最重要之政治工具，即議會是也。王張諸君均歎美德國社會民主黨之成功，與夫歐美各國之各種社會進步矣。試一緝閱法國大革命後，十九世紀以來歐美政治進步之歷史，

康白情孟壽椿等的提案

何莫非國會運動爲之賜乎？使德國社會民主黨而不取國會政策，何能取得今日之政權？況即直接參政制度如普通選舉之類，在歐美諸國，均多從議會取得之乎？

(4) 氣質與環境不可能說 張君自以爲書生氣質，難於爲政治活動，而今日之惡劣環境，尤不許人成功政治活動。自前者言之，其自視不能者，可不必爲其自信爲能者，不妨聽之。自後者言之，其自懼爲惡社會污染者，可不必爲其不懼者，不妨聽之。見義不爲，斯爲無勇。強學政治者，以必辦教育實業，所用非所學，微論易致債事，斯亦不經濟之甚矣。且即認康梁章汪爲完全失敗，則其失敗也，安知非同情之者之太少，墮於孤掌難鳴之危運乎？夫以四萬萬人自身所應爲之事而不爲，其有爲之者，衆乃淡泊遇之，及其一戰不勝，輒又忘其已往不可磨滅之成績，徒揭其可疵之弱點，而痛詆之曰失敗失敗，何其酷乎！且王安石以不世之才，懷澄清天下之志，其所以成就不大者，何莫非歐陽修蘇軾諸君子者流逼之過甚也？彼不得善人而與之，乃不得不用章惇蔡京之流，致終爲以成敗論人者所笑，其志可哀，其精忱亦可感也。

(5) 例外說 綜觀各篇立論，有謂準社會分工之原則，官吏可成專家者。是在原理上已承認官吏制度也。(今人德國社會學家阿賓海默教授公然主張官吏制度為將來經濟解放後最良之政治。是固不足怪也。) 然同時則反對為官吏。有極口言德國社會民主黨成功之可羨。隨者，不啻消極承認國會政策之必要也。然同時則又反對為議員矣。自大總統以至於縣署之秘書科長，皆在反對之列。而國立大學鐵路電報職務之類，則所積極容許者也。自國會議員以至於縣會議員，皆在反對之列。而市政之類，則所積極容許者也。同人等愚昧，誠不知其分類之標準何在也！(查曾君終身志業表，有「自治運動，扶助鄉人自治」之條。試問自治運動，是否在政治活動之範圍內？自治在英文為 Self-government。以此對照，則參加此項運動者，其為政治活動無疑，且既以扶助鄉人自治為標幟，似無拒絕為縣會議員之理由。) 其尤矛盾者，為王君所自定「政治活動之例外」，其尤所積極容許者，為「學會全體動員革命後之理想政治活動」。不知此理想政治活動為何物乎？此中有無成官吏乎？有無議員乎？抑以非官吏議員之名，而行官吏議員之實乎？若曰，時間之早

晚問題。然則革命之期，以何時為當乎？十年後乎？二十年後乎？抑坐觀天下之變，標榜名流，以圖收漁人之利乎？且夫名不正，則言不順，乃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主義者名也。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之辨，特手足之措施而已。今學會會員有欲定學會主義者，則力梗之，惟恐引起團體之破裂。而於此種手足措施之細節，則不恤曲為解說，以出會為惻憐。大多數之手段，似又惟恐團體之不破裂。吾人愛社會如命，愛團體如命，各本其公忠之忱，發為正當之言行，偶有牴牾，常能相諒。同人等雅不敢以不肖之心度我。最敬愛之同志。然實冀吾人各平心而深思之也。

(6) 契約說 據曾君前後之文義，再三申言，似若誰嘗為毀棄規約之行動者。同人等未知其何指也。其尤警切者，至曰：「驚吾學會不作政治活動之禁條，竟為南京大會取銷，不啻推翻本會也！」云云。同人等細查學會規約，並未嘗有此種禁條。又曰：「吾人由此十大結論，發為二大宣言，曾鄭重昭告於海內同志。其一曰：『從事社會事業，絕對不為政治活動。』其二曰：『不利用已成勢力，不依賴過去人物。』」云云。細查學會三年來之歷史，亦並未嘗有此種宣言。惟後條曾載為會員間互相勉勵之格言而已。又

曰：「今也，本會成立未及三年，忽焉變更斯旨，舉團體之「根本信條」而打銷之。吾誠不解主張者之用意何在！」云云。細繹原文之所謂「根本信條」者，即指上示二大宣言而言。前一條「無事實。後一條則並未嘗有人主張打銷之，亦並未嘗經學會公訂爲「根本信條」也。此種浮光掠影之詞，任意施之以羅織南京大會毀法之罪，似屬非當。實則本學會成文契約與不成文契約，均正式承認正常之政治活動也。成文契約爲學會宗旨條文，可無論矣。不成文契約則大多數會員間相互之了解是也。兩年前北京同人覆上海同人函，可以證明。當時王君綜攬北京會務，函爲王君手筆，固未嘗經會議定其內容而後着筆者也。其言曰：「倘有會員對於政治興味極濃，急欲登台一試，或對於社會組織有所不滿，急欲從事社會革命，本會同人，對於上述兩種會員，無論其成功失敗，均不過問，聽其自然。」云云。觀者，則了解學會素來容許政治活動而筆之於書者，固王君也。然王君于此者論，乃謂「當時北京同人，曾有一次覆上海同人函中，對於政治活動一層，略含放任個人之意。旋得巴黎同人九月廿七日公函，嚴詞詰責，認爲破壞學會根本精神。反覆申論，詞旨痛切，自此以後，

康白情孟壽椿等的提案

會中輿論，翕然從之。所謂反對政治活動者，遂成爲會中不成文憲法。」云云。此種不成文憲法，不知有幾許會員承認之？得勿強污公意乎？

(四)主張

依上述種種論據之結果，同人等謹本開篇所示之三個基本觀念，發表對於本問題之主張如次：

(一)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均爲世勢所必需。如雙方並進，互爲呼應，則雙方活動，均事半功倍。本學會應放任會員自由作政治活動，而承認其爲社會活動之一種。

(二)會員中若無人作政治活動者，本學會及會員個人，應承認別人之正當的政治活動，不爲不負責任之批評。

(三)勿論會員是否作政治活動，其有犯本學會舊行規約第二章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十五條第三第四第五等項之規定者，仍照原定規約辦理。

北京同人提案

爲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義) For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朋友們：

這次杭州盛會，北京同人因種種原因未能參與，引領南望，能不依依？我們認這次大會，不僅是聯絡會友感情，乃為求彼此意見一致而討論幾個根本問題。所以我們雖未到會，我們很願對你們的討論貢獻我們的一點意見。如荷你們的多數贊同，請共同簽名在月刊上發表。

下面便是我們的意思。

我們現在不談任何主義。我們只研究中國目前的事實問題，只看他要求于我們的是那一種，是政治活動，抑或社會活動。凡是此時住在中國的人，我們想，恐怕沒有不感覺武人的橫行和人民所受的困苦的。軍閥盤據在各省，各省的財權政權悉歸于他們的掌握。他們登用一般趨炎附勢藉公肥私的官僚，豢養一羣毫無紀律的土匪式的兵士。他們為保存他們的勢力和他們的一大羣寄生階級，遂迫而橫征暴斂。他們因軍隊太多，一省地盤不足，遂迫而侵略鄰省。於是教育經費，被挪移了，實業經費，被侵吞了，將各種為公共事業而用的財源都集中于養贍游民，和征奪地盤之用。戰爭的茶毒，勒索的淫威，兵匪的橫行，將中國

的工商業摧殘殆盡，以致毫無發展的餘地，只得苟且偷生，言念及此，我們真覺不寒而慄了。

七六

中國內政腐敗既已如此，而同時外國資本，挾政治勢力以俱來。以金錢賄買，以武力威嚇，他們從中國的軍閥與官僚手中，將中國利權切取無餘。復束縛我們海關訂稅的自由，享受豁免釐金的權利，更能避免去兵匪的滋擾。他們挾幾十年休養的雄厚的資本主義，以與在種種束縛之下的我們新興的資本主義競爭。為防止我們民衆的勃起，乃維持扶植腐敗的北方政府，（如日本借款給北方討伐西南）使中國永遠在軍閥互爭之下，不能崛起，他們也可永遠遂其雄奪。近又為調解國際間的資本競爭起見，成立新銀行團，召集華盛頓會議，希圖以協和的國際資本主義代替互相競爭。在這樣情狀之下，我們內受軍閥的滋擾，外遭國防帝國主義的脅迫，我們的經濟日漸枯竭，生活的程度日漸增高，于是人民的生活狀況也淪落無已，直到奴隸的生活為止了。

這樣物質的束縛，影響及於精神。他在道德上的表現是缺乏振作的精神，奮鬥的意志，大多數生活不安，自顧不暇，所以同

情心消失，合羣性淪亡。他在知識界的表現是知識貧窳，缺乏活氣大多數既，奔在衣食，日營「從手到口」的生活，何能更有餘力研究學問？道德知識兩俱缺乏，這便是今日惰性的中國，也就是今日麻木不仁死氣沉沉的社會了。

我們認這種社會，不是以空泛的道德目標，和不實用的科學常識所能征服的。而且除非物質生活的改善，永遠不能將他完全征服。改良物質生活的唯一方法，是只有剷除國內的督軍制和國外資本主義的這二重的障礙，由中國人開發本國的實業。我們要貫徹這主張，勢惟有向保護督軍制和國際資本主義的政治權力舉行鬥爭了。我們唯一解除苦厄實行的方法是只有引導被壓民衆為有目的的政治鬥爭。

政治鬥爭是改造社會，挽救頹風的最好工具。人民為最切近的利益奮鬥，在羣衆集會，示威運動，游行，煽動，宣傳，抵制，這些具體事實當中訓練而團結自己。掃除與羣衆不相容的習慣和道德，吸收富于活氣的實際的知識因為與共同的仇敵作戰，養我同仇敵愾的精神，鍛練了互助的能力。這樣有價值的經驗的獲得，將遠勝于讀書萬卷和教育十年了。

北京同人提案

在現在資本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的勢力，以十倍，百倍，千倍，萬倍的加速度破壞人類生活將人類境遇愈陷于悲境，將人類道德愈約成服從的奴性的道德的時候，我們對於他不敢，而且不想動他分毫，要學脫爾斯太慢騰騰的以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的減速度做不干涉政治的「小學教師」式，「園丁」式的社會運動，還侈言創造少年中國，這真是甚于希望以若干人的唾沫便可撲滅燎原之火了。倘使少年中國不因此侈談而得創造，我們也就延宕少年中國的運動，成了少年中國的罪人了。

希望以社會運動，教育全體人民，待全體人民覺悟後再謀政治運動，推翻惡政府，這永遠是一不可能的幻想。在社會上尚有不平等階級之時，被壓的民衆，永遠沒有全體意志之可言，一部分的民意總要被治者階級所收買或威嚇。俄國的農奴有反對農奴的解放的，林肯放黑奴而黑奴反對者頗不乏人。俄國幫助撒的人民名為 Blackhunder（黑羣衆），湖南的人民竟有替張敬堯請願者。只有真的革命家他不顧退化層的人民的反對，逕引導一般最有覺悟的羣衆向前鬥爭，以冀頑固的人民的

七七

歸附。我們如若死守或全體參加政治活動或不參加的教義，這只是一種怯懦的心理，只是不敢以少數與最有勢力的權威對抗罷了。況且，照不問政治的社會運動者的想像，社會運動不直接與軍閥衝突，怎樣可以一時大顯靈異將黑暗政府掃去無餘呢？

我們鑒于中國內軍閥政治的橫暴，國外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將中國改良的各種希望都漸滅殆盡了，我們不能忍了，是有誠意改革社會的人們都應該不能再忍了，起來引導民衆，打倒軍閥和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啊！

任何主義者，我們以為，都應該在這時拋棄一切武斷的成見，客觀的考查中國的實際情形，應該在此時共同認定一聯合的戰線 United Front，用革名的手段，以實現民主主義爲前提。朋友們，我們再不能延宕了，我們不能再使內部分裂，反與敵人可乘之隙了。

我們不是奴性主義者，絕不相信軍閥能實現民主政治，因爲這就是說，軍閥可以撲滅軍閥政治，也就無異說君主可以廢除君主專制政體，資本家可以廢除資本主義了。我們不是改良

主義者，也不相信不破壞這制度，加入軍閥或官僚階級中，即可將他改變過來實現我們的主義，因爲我們的敵人不是個人而是制度的本身。我們是革命的。民主主義者，要以革命的手段實現民主主義，要連根帶蒂的拔除督軍制度以實現民主主義。在這一點我們根本上不信任北洋軍閥可以改造中國。

中國的國民黨，抱民主主義的理想，十餘年來與惡勢力奮鬥，始終不爲軍閥的威力所屈服，（雖然有人認他們聯段聯張是放棄主義，是屈服于軍閥的武力，但我們只承認他是一種戰略，是可以容許的。）我們不能不佩服他們的革命精神。他們在廣州近二年來的施設，如廢止治安警察法，承認工人罷工權，振興市政，發布工會條例，辦理外交不辱國體等，也可證明他們還是民主主義者，雖然他們常爲軍閥所驅逐（袁世凱，陳炯明，陸榮廷等）以至失敗，然而這是我們人民不能幫助他們的原故。從今以後我們要扶助他們，再不可取旁觀的態度，因爲像這樣，更是間接的扶持或默認反動階級的利益了。

少年中國學會是知識階級的團體。知識階級在中國，只有三條道路。第一是替治者階級的醜行做知識上的盾牌，替治者

階級用深淵的學識，解釋，辨護他們的一切罪惡。第二是不干涉政治，任軍閥殘暴而不敢抵禦，自己却以『到民間去』安慰自己，間接延長軍閥統治的壽命。第三是引導少數覺悟的民衆在各種事業中與軍閥代表的黑暗勢力奮鬥，喚醒國人的同情。朋友們，你們創造少年中國到底走那一條路呢？

少年中國的文學家啊！你們不是因為要創造少年中國，所以創造動人的文學以冀民衆的覺醒麼？但是你們若不加入革命的民主主義運動，不更在實際活動的範圍中指導他們，民衆雖由你們得了感情的激發，他們或者將陷于無辦法的境地，或者流于無結果的暴動了。

少年中國的科學家啊，你們不是想在在中國發達科學，普及科學教育麼？你們的同胞現在正爲奴性和因襲思想所支配，他們現在只能終日營『從手到口』的生活，他們要你們先將他們從物質生活的羈勒中解放，再來領受你們的精神糧食啊！

少年中國的工程師和實業家啊，你們不是要創造一個工商業發達的中國麼？你們的機會，地盤全遭軍閥和國際的帝國主義所蹂躪或強佔了，你們還不起來收復麼？

北京同人提案

爲革命的民主主義，我們全體動員了，我們不要躲在戰線後，空談高深的主義與學理，我們要加入前線，與軍閥及軍閥所代表的黑暗勢力搏戰了。

黃日葵

陳仲瑜

鄧仲解

劉仁靜

李大釗

沈 昌

略談學會問題

楊鍾健

我對於學會，不斷的有許多感想與希望。我很想痛痛快快的談一談，而事實上又實在辦不到。現在迫於無法，只有把我的最近的意思，約略的講一講。我並不喜歡講的話太多，我只希望把所謂『少年中國學會問題』可以得到一個適當而切要的解決。

自從學會問題發生以來，雖不曾引起會員個人的注意，而總覺得大多數會員對此事是很注意的。至於會外的同志呢？也可以說有很多的人注意這件事情。但是不幸這個問題發生一年多了，而到今未能得到一個解決，不特會外人十分失望，

即我們會內同志，也不覺有許多人對於此意見紛歧，目標不定的學會有多少的失戀，如此遷延下去，恐非我們學會之福，而所謂「創造少年中國」的任務，要漂到東洋大海了！

月刊三卷二期，國內會員的意見，已十九表示過，三卷八期，歐洲方面會員的意見，也大半表示了，最近美國方面會員的意見，也寄來。本期又把本會問題作詳細的討論。所以我們會員對本會問題，大多數已表示意見了。

因此，到現在我很誠懇的要求會員諸兄，把本會問題即日解決。「人生不過數十寒暑」，我們創造「少年中國」的時期，可有幾天，何苦把本會問題，竟耽擱了一年多，若真再不解決本會問題，那真成了「紙上談兵」的少年中國學會了。內部問題一天不能解決，一天不能實行做我們的工作，至少也可以說減很大的效力。近來中國的時局，成了什麼樣子了；社會的狀況，成了什麼樣子了？現在不是我們高談闊論的時候了！

○ ○ ○ ○ ○

吾會問題，有立刻解決之必要，已如上述，解決之方法，萬不宜再說「討論」二字。去年南京大會，謂留後詳細討論，現已一年

多了，多數的意見，已很明白表示了，現在亟應由空泛的討論時期，入於實際的解決時期。若再要討論，只怕又要一年而解決尚不可期，我們寶貴的光陰與事業，未免損失太大了。

關於解決的方法，事實上非採用總投票制不可。因為我們會員，散在四方，既不能召集特別大會，即召集亦為一部分的與杭州南京大會同一的不能代表全體。歐洲會友王光祈君，也擬定一總投票式樣，美國一部分會員也擬了一張——是對王君而發的——同都要求執行部執行。所以莫有立刻舉行的原因，實在覺得有慎重考慮之必要。兩方面的總投票式，所指者均為政治活動的問題；這自然是學會問題一個中心問題，不過也不能把一切紛糾，全包於這一個問題之中。現在總投票中應解決的事件，絕非兩方面之票式上含意所可包含。吾會會員散居甚遠，每投票一次，至少須二月始可得回信，如東一投票，西一投票，不如把目前所有問題，由評議部諸兄，擬好一個「總投票大綱」，把應解決的事件逐條詳細說明，再由執行部照辦。

不過我們待決的問題，十分複雜，我們會友又如此其重視個性，要說這末一下，便乾脆的解決，只怕是不可能的。況且投票

的結果，當然取決於多數，萬一雙方——恐怕事實上不止兩方——人數相等或相差很少，那不能忍受把主張犧牲者，迫而出會——事實上也可說等於破裂，那學會本身，未急陷於很可悲觀的境地。我總覺得我們數十個會友在所規定如此如此的少年中國學會團體之下，是很難得的，很可寶貴的，而且我們的學會是很可愛惜的，非到萬不得已，非人力所可挽回的時候，我決不忍他負千斤重擔而來，不幸的天亡以去，只在歷史上留給後人嘆息的資料。

爲免除這些困難情形起見，所以我主張兩重總投票法。意就是第一次總投票的結果，若果能得大多數的可決，即便算了；不然最好不要馬上解決，把相似的或相近的意見，重新由評議部整理一下；把幾個比較多數的意見，重新歸納一下，成立一個新的總投票大綱內容，看會員，是不是可以在相對範圍以內，犧牲一點，而贊成評議部斟酌而成的。如仍不幸還照第一次的結果，或少趨一致而仍有幾點必待解決，那就由評議部決議，看可否再三次表決一下我的意思莫有這末一次的必要了。因爲我覺得倘二次投票尚不能解決，則會員之不肯犧牲已見與會

略談學會問題

內會員意見之複雜，病症已甚顯著，已無維持之必要。即勉強維持，終不免貌合神離，徒掛一塊『少年中國學會』的招牌而已，夫又何益！

○ ○ ○ ○ ○

以上略述解決的方法，我覺得非如此，不便解決，很希望評議部諸兄採用。以下再附說我個人對吾會問題的意見：

第一，我覺得吾會會員，根本上，尤其是精神上，絕無衝突之點，此點許多會友，已先我言及。年來之所以惹起許多糾紛，全由方法之決定，態度之緩急，步趨之異趣，與觀點之各異，造成。看南京大會反對定主義的，絕非反對某主義，完全由於以上四因而有許多龐雜議論。譬如政治活動問題，在歐洲方面，極端反對，無非因政界惡濁，非另造新政治不可，又規定許多例外，可見非完全反對政治活動，國內會員，多主張革命性質的政治活動而反對妥協的政治活動，是根本上並不衝突，而歐洲會友竟誤爲國內會員加入政治，破壞所謂『不成文憲法』，實堪嘆息。至美國方面會友，多主張社會活動包含政治活動，亦絕非贊加入現在政局之中，是根本上亦未嘗衝突。所以如此，亦全由上述四原因而

個切實的解決方法。如兩重總投票法，評議部及就近會友諸兄認爲可行，我極希望評議部諸兄實行一下，執行部自當遵照執行。我的意思第一次投票結果，希望於本年年底或明年一月內結束，第二次投票結果，希望於明年四月內結束，明年五月，即爲吾會開一新紀元。

末了我又想到吾會的「法統問題」。原來去年修改章程之議起，而未能決於去年南京大會，以後討論無結果，至今成爲懸案，因評議部組織法新章與舊章根本不同，當初爲留待杭州大會解決起見，執行部發召集本年大會通告時，未附評議員選舉票。（此事已得評議員左舜生兄之許可）不幸杭州大會到會人太少未能解決，以致七月一日之任期已過，而新評議員尙不能根據何一章程產出。執行部因連帶的關係，依然無法解決。新章的批准，也爲總投票大綱中之一種，自無疑意，目前會務的維持也希望諸兄決定一下才好。

本文只說明解決的方法與概括的應取的態度，於各個問題上，並未註細表示意見，今併聲明。

十一，九五，於北京

舜生按：康孟兩君提案，原文共分五節，第五節標題爲「總投票」，即主張對社會活動是否包含政治活動一問題，用總投票方法表決。本期發稿時未及細檢，至校對時始發覺僅存四節。但據總會代理執行部主任陳仲瑜兄八月十二日來函，有「此層京會同人以爲尙須大家詳細討論，多多益善，不宜倉卒投票表決，故暫緩行。」云云。但第五節已爲北京同人刪去。又京會同人對此案，已一致簽名贊成，此項名單，發稿時亦遍檢不得，故未排入。凡此種種，易涉誤會，應請執行部將第五節是否由北京同人刪去及簽名贊成此案之名單來函作一度聲明，以昭慎重。

少年中國

(第三卷第十一期)

八四

存文適胡

全書由胡先生親自編定，分爲四卷。
 有的文章是發表過而修正的，有的是不曾發表過的。
 「沒有一篇不用氣力的文章，沒有一句自己不深信的話」。
 △卷一，論文學的文章。
 △卷二與卷三，帶點講學性質的文章。
 △卷四，雜文。
 洋裝兩册兩元八角
 平裝四册兩元二角
 亞東圖書館發行

少年中國第三卷第十一期

民國十一年六月一日發行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發行者 少年中國學會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亞東圖書館

英文通信處：
 如下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1, 81-85 Canton Road,
 Shanghai, China.

費	郵		價	定
	外	內		
其	日	二	一角二分	每月一册
他	本	分	一元二角	全年十二册
每册六分	與國內同	二角		

(如遇特刊號價須另加)

少年中國學會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本學會的宗旨:-

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Our Association dedicates itself to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ideal of Creating a Young China

本學會的信條:-

(1)奮鬥 (2)實踐 (3)堅忍 (4)儉樸。

本會特別啓事

近有無恥流氓,假借種種名義,手持本會月刊向人募款。查本會成立三年,絕對無在外募款等事,以後各界人士如遇有前項情事,請勿爲所欺。